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4 January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2 年 1 月 24 日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谨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562\(2021\)](#) 号决议第 2 段的规定转递专家小组工作最后报告。

已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将报告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审议了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和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发布为荷。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

协调员

普丽西拉·谢赛(签名)

专家

尼古拉·多布龙拉温(签名)

专家

帕特里克·鲁茨(签名)

专家

拉吉夫·亚达夫(签名)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摘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达尔富尔的总体局势依然极其脆弱。得到苏丹政府和各个签署方武装运动支持的《朱巴和平协议》仍然是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核心。杰贝勒迈拉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和平，苏丹政府以及阿卜杜勒·瓦希德·努尔所领导、拒绝《朱巴和平协议》的苏丹解放军(苏解/瓦希德派)尊重停火，但苏解不同派别之间发生了小规模冲突。达尔富尔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族群间暴力，安全局势恶化，许多对话者称这是近年来最糟糕的局面。总体而言，由于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的影响，国家情况不利于《协议》达尔富尔轨道的落实，苏丹政府无法将大量资源和关注力给予达尔富尔。

该区域各国继续支持《朱巴和平协议》，但这些国家大多都面临内部紧张局势以及有可能恶化的地方武装冲突，对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利比亚境内的雇佣军活动一直是大多数达尔富尔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不过，由于国际压力以及来自利比亚相关方面的付款减少，各个签署方运动逐渐返回达尔富尔。达尔富尔武装团体的一些成员获利于地方和跨境犯罪活动，杰贝勒迈拉的手工金矿是苏解/瓦希德派的主要资金来源。签署《朱巴和平协议》的一些运动将达尔富尔的金矿开采视为潜在收入来源。手工采矿是收入和就业的重要来源，但如果管理不当，可能在达尔富尔导致地方紧张局势和暴力。

周期性暴力活动时有爆发，主要是袭击收容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村庄和社区，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一些返回原籍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季节性农民由于暴力事件的爆发而被迫二次流离失所。农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指称阿拉伯游牧民(往往称他们为“金戈威德”)是肇事者。牧民社区也遭受季节性暴力之害，并指责其他牧民社区以及农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实施袭击和偷牛活动。据地方消息来源所述，一些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为本部落民兵袭击村庄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社区提供汽车和武器，表明他们并不中立。地方消息来源还指称签署方运动的成员是本报告所述期间在达尔富尔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的肇事者。暴力行为还主要包括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攻击和强奸，尽管对许多受害者，特别是对性暴力受害者而言，查明肇事者仍是棘手难题。

军火和弹药普遍可得，继续对达尔富尔的安全与稳定产生消极影响，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存在对平民构成严重威胁，妇女和儿童面临的风险最大。大多数地方法治薄弱，没有避免冲突的预警/早期反应机制。在收获季节对财产和作物的袭击和破坏加剧了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

除权力分享安排外，《朱巴和平协议》的执行要么缓慢，如在安全安排方面，要么几无执行，如关于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游牧民和牧民、土地、正义和问责的规定。暴力受害者及其家人没有因遭受侵犯践踏人权行为之害而得到赔偿。

用于执行《朱巴和平协议》各项规定的预期资金没有到位，危及该协议的总体执行及和平进程。

继续存在违反军火禁运的行为，将军火和其他军用物资输入达尔富尔。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豁免军火禁运的请求或将军用物资运入达尔富尔的通知。

由于苏丹政府和区域各国缺乏合作，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执行仍是一个挑战。2021 年 4 月，专家小组注意到一个新的违反旅行禁令情形。专家小组向委员会提供了关于相关列入名单人员的最新信息。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6
二. 和平进程	6
三. 《朱巴和平协议》执行情况.....	7
四. 国家情况	8
五. 区域情况	9
A. 南苏丹	10
B. 乍得和中非共和国	10
C. 利比亚	12
D. 海湾国家	12
E. 区域恐怖主义活动	13
六. 军火与武装团体	13
A. 《朱巴和平协议》执行情况	13
B. 在达尔富尔的武装团体	16
C. 利比亚境内各个达尔富尔武装团体	20
D. 军火和弹药	23
E. 违反禁止将军火运入达尔富尔的禁令	23
F. 战争遗留爆炸物	23
七. 国际人道法	24
A. 族群间暴力	24
B. 境内流离失所者状况	27
C.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28
D. 杰贝勒迈拉局势	29
E. 持久解决方案	30
F. 保护平民	31
G. 正义和问责	33
八. 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33

A. 苏丹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执行情况 33

B. 要求提供关于两名被列名人员的补充资料 34

九. 达尔富尔各个武装团体的资金筹措..... 34

A. 在达尔富尔的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 35

B. 《朱巴和平协议》签署方团体 35

C. 在南苏丹的武装团体 35

D. 在利比亚的武装团体 36

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缉获黄金 36

十. 建议 37

附件..... 38

一. 导言

1. 2021 年 2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562(2021)号决议，其中规定专家小组的任务包括不迟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向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最后报告。专家小组在本报告中概述了其自 3 月 13 日任务期开始以来的调查结果和调查情况(专家小组任务详情见附件 1)。
2. 专家小组于 6 月-7 月间和 9 月两次访问苏丹(包括达尔富尔)。专家小组对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与其他专家小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在线互动。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及相关措施，推迟了对其他国家的走访计划。专家小组几次访问苏丹(包括达尔富尔)期间还会晤了苏丹政府内的一些联系单位，包括国家协调机制，以及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联苏综合援助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民间社会组织、社区和传统领导人、境内流离失所者男性和女性代表、人权活动家、各个签署方武装团体的代表/关联者、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并会晤了受定向措施制裁的两名被列名人员。
3. 专家小组完全依循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建议的最佳做法和方法(见 S/2006/997)开展工作(附件 2 概述了本报告使用信息来源和词汇的做法)。专家小组从政府对话者、当地联系人等不同来源并通过案头研究、视频会议和电话访谈等方式收集信息。不同的媒体网点是专家小组借助的信息来源。通过与专家小组不同联系人以及在联系人之间的接触，对本报告所载信息进行了整理和三角核对。

二. 和平进程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和平进程主要有以下趋势：

(a) 苏丹政府和各个签署方达尔富尔武装运动继续支持《朱巴和平协议》；¹

(b) 根据《协议》的权力分享规定，三个主要运动(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苏解/米纳维派)、正义与平等运动(正义运动)、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苏解/过渡委员会))的领导人加入了苏丹政府，并保留了部长和州长的职位。例如，吉布里尔·易卜拉欣(正义运动)成为财政部长，哈米斯·阿卜卡尔(苏丹联盟)被任命为西达尔富尔州长，尼米尔·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苏解/过渡委员会)成为北达尔富尔州长。苏丹政府还为达尔富尔所有五个州设立了一个地区行政长官(Hakim)的总职位；明尼·阿尔库·米纳维于 2021 年 5 月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但他主要还是留在喀土穆；

¹ 明尼·阿尔库·米纳维领导的苏丹解放军(苏解/米纳维派)、吉布里尔·易卜拉欣领导的正义与平等运动(正义运动)、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苏解/过渡委员会)、苏丹联盟、非签署方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苏解/瓦希德派)的两个分裂团体(由阿里·哈米德(“Shakush”)和穆斯塔法·坦博尔领导)以及第三阵线-塔马祖伊(见附件 6)。

(c) 除了权力分享规定外,《协议》其他方面的执行进展缓慢或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关于过渡期正义、赔偿和遣返、停火和安全安排的规定未得以执行;

(d) 苏解/瓦希德派(继续控制杰贝勒迈拉大部分地区并对境内流离失所者施加影响)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苏人解运动-北方局,由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领导的派别,也对一些达尔富尔族群有影响力)虽与苏丹政府进行了非正式接触,但没有加入《协议》;

(e) 苏解/瓦希德派推动“苏丹-苏丹对话”而不是《协议》,但没有具体说明这种对话的路线图;

(f) 各个签署方运动的武装“和平宣传”(在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营在内的平民中宣传《朱巴和平协议》)和招募活动导致难民营内局势更加紧张。所有达尔富尔运动,包括苏解/瓦希德派,都力求避免与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等苏丹政府部队发生冲突;

(g) 曾在利比亚作战的各个运动的有组织团体和个人继续返回达尔富尔;

(h) 除了海湾国家的实物援助外,国际捐助方对《朱巴和平协议》执行工作的财政认捐没有兑现。武装运动和地方民兵继续参与派别间战斗。西达尔富尔受暴力影响最为严重。

5. 2021年10月25日,苏丹政府军事部门与几个签署方运动(见第13段)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暂时解除阿卜杜拉·哈姆杜克总理的职务(他于11月21日复职),解散过渡主权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并在国家和地方两级作出其他变动,自那以来,新的因素影响了达尔富尔和平进程:

(a) 各个签署方达尔富尔运动对10月25日在喀土穆所发生事件的反应各不相同;

(b) 苏丹政府的反对者,包括抵抗委员会和活跃在达尔富尔的自由与变革力量各方,将所有暴力事件的爆发都归咎于政府部队和各个签署方武装运动。苏丹政府并未正式阻断互联网接入,但几乎完全停电的情况一再出现;

(c) 国家一级的政治危机加剧了农民和游牧社区之间本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西达尔富尔;

(d) 普遍不安全程度,包括地方土匪和跨境犯罪活动有所增加;

(e) 大多数国际捐助方已停止或冻结了对《协议》执行工作的支持。

三. 《朱巴和平协议》执行情况

6. 达尔富尔五个州的局势对和平进程和《朱巴和平协议》执行工作带来的挑战并不划一。有三种不同背景的情况,即大城市、“低热点地区”和“高热点地区”。在尼亚拉等达尔富尔各州首府,即便地方警察缺乏必要的能力和培训,但州政府的控制和法治有其成效。在“低热点地区”(大多数是居民区),尽管快速支援部

队与各个武装运动关系紧张，但安全部队(苏丹武装部队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仍能控制住局势。需要时可派遣机动联合部队来平息冲突。在“高热点地区”(有强大的苏解/瓦希德派力量存在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如卡尔马和索托尼)，苏丹政府几乎没有影响力，营地内的人们渴望看到一些非苏丹政府力量的存在，如非洲联盟部队(“他们需要看到外国人”)。² 西达尔富尔的情况特殊，那里的区域和国际影响最大(见附件 8)。

7. 各个对话者和专家小组自己在尼亚拉、法希尔和朱奈纳以及盖雷伊达等地的观察似乎证实了这一评估。在盖雷伊达(南达尔富尔)，苏丹政府部署了一支 104 名警察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一支队伍，以防止该地区进一步出现族群间冲突。³ 当局似乎没有能力在达尔富尔各地部署这种特遣队。2021 年 12 月梅欣发生冲突期间，临时部署了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及签署方苏丹联盟的一支部队。

8. 苏丹政府设立了几个机构来处理《协议》的执行。这些实体包括由过渡主权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穆罕默德·哈姆丹·达戈洛(又称为“赫梅提”)将军任主席的《协议》执行工作高级委员会、由过渡主权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任主席的联合最高委员会以及同样由布尔汉将军领导的安全安排联合高级军事委员会。联合最高委员会由 16 名安全部队指挥官和各个签署方运动的领导人组成，任务是监督各个运动部队的整编工作，并评估达尔富尔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苏丹政府还开始根据《朱巴和平协议》设立新的委员会，取代此前根据《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设立的两个委员会。⁴

9. 根据《朱巴和平协议》，应拨款 7.5 亿美元，用于该协议达尔富尔轨道的执行工作。专家小组访问苏丹期间，各个运动的对话者抱怨承诺的资金与捐助方的承诺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捐助国代表对支持执行《协议》没有多少意愿，认为《协议》过于雄心勃勃，费用太高。一些对话者认为，苏丹政府和国际社会应重点关注《朱巴和平协议》若干具体的关键条款。有对话者提出，苏丹需要调动自己的资源，而且也可与外国公司开展有利可图的合作。⁵ 2021 年 12 月 11 日，在评估《协议》执行情况时，明尼·米纳维承认该协议只有 1%得以执行。⁶

四. 国家情况

10. 国家情况大多不利于和平进程，特别是自 2021 年 10 月底以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丹、包括达尔富尔的经济遭遇深刻危机。政治危机也影响到苏丹政府的能力，民事和军事部门之间、支持和反对《朱巴和平协议》的各个武装运动成

² 专家小组与非洲治理、和平与过渡研究中心的 Mahmoud Zinelabdin Mahmoud 的会晤，2021 年 6 月 27 日，喀土穆。

³ 专家小组与联苏综合援助团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之间的会议(包括视频会议)，2021 年 7 月-12 月。

⁴ 专家小组与时任过渡主权委员会成员的 Mohamed Al-Taishi 的会晤，2021 年 7 月，喀土穆。

⁵ 专家小组在苏丹之友国家大使馆举行的会议以及与全国和平委员会主席 Suleiman Mohamed Eldeballo 教授的会晤，2021 年 6 月-7 月。

⁶ 见 www.assayha.net/86401/。

员之间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之间发生冲突，军事领导层自身内部也关系紧张。据报，布尔汉将军与赫梅提之间发生决裂，特别是在赫梅提 6 月(在苏解/米纳维派的一次活动上)就“军队整编”表示快速支援部队“不是一个将要整合……大部队的营或连……此类言词瓦解国家”之后。⁷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否认这种理解，但紧张局势持续存在。

11. 在喀土穆发生了几次传闻的政变企图和 2021 年 9 月 21 日一次失败的政变企图后，安全部队共同采取行动，暂时罢免了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解散了内阁，并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在国家和地方两级作出了其他若干变动。在达尔富尔有影响力的自由与变革力量的一些组成部分，如全国乌玛党，以及地方抵抗委员会谴责了各个签署方武装运动，因为据称这些武装运动参与了被前者称为“政变”的 10 月 25 日事件。苏解/瓦希德派也谴责苏丹政府“军事部门”采取的步骤。

12. 自由与变革力量各政党和各个抵抗委员会组织了几次抗议行动(群众游行)。抗议活动对达尔富尔的影响不像对首都和其他一些城市那样，但加剧了普遍不安全局面。非洲联盟暂时取消了苏丹的成员资格，捐助方更加不愿意支持《朱巴和平协议》的执行。在缺乏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当局于 2021 年 11 月 21 日重组了过渡主权委员会，并恢复了哈姆杜克的总理职位。在本报告编写之时，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主要在喀土穆，但其他城市也有，包括(较小程度上)在达尔富尔各州首府。

13. 在各个签署方运动中，苏解/米纳维派和正义运动最初是支持苏丹政府的军事部门，但后来试图找到一个更平衡的政治立场。其他签署方运动，如苏解/过渡委员会，也留在苏丹政府内，认为这是执行《朱巴和平协议》的必要之举。第三阵线-塔马祖伊支持苏丹政府，并试图在国家一级获得影响力，但未能成功。

14. 在此背景下，尽管喀土穆当局和各个签署方运动继续支持《协议》，但该协议的执行变得更加困难。苏解/瓦希德派和达尔富尔的其他反对派部队看到有更多观点支持他们的信念，即《协议》是苏丹政府与各个签署方运动之间的一项不全面协议，目的仅是它们之间分享权力，却忽视了达尔富尔人真正关切的问题。

五. 区域情况

15. 该区域各国继续支持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和《朱巴和平协议》的执行。这一情况有利于达尔富尔和平进程。但在消极方面，大多数邻国都面临地方性政治和军事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威胁到区域和平与稳定。⁸

16. 专家小组在西、北、中和南达尔富尔各州的对话者提及据称为外国人(难民、移民、罪犯和新定居者)的存在这一问题。西达尔富尔以及中达尔富尔和南达尔富

⁷ 见 <https://pressn.net/article/11295784?news=حميدتي يعلن رفض دمج قوات الدعم السريع في الجيش السوداني>。

⁸ 见政府间发展组织执行秘书沃尔基内·格贝耶朗的“第二次伊加特区域情况咨文”，2021 年 12 月 17 日，蒙巴萨。可查阅 <https://igad.int/executive-secretary/2937-the-igad-executive-secretary-state-of-the-region-speech>。

尔一些地区的紧张局势与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毗邻地区的局势相互关联。非法移民的流动不仅限于这些邻国。达尔富尔也继续是从西非和中非国家以及非洲之角跨越利比亚和地中海前往欧洲的国际移民的跳板。

17. 喀土穆当局和达尔富尔当局强调指出，边界沿线的局势仍在安全部队掌控之下。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看法，特别是在非国家对话者中，他们所述的是“敞开的边界”。关于跨境非法活动的定期官方报告似乎印证了后一种说法。此类活动包括走私车辆、酒类、毒品、化妆品和黄金以及贩运军火和人口(进出南苏丹、中非共和国、乍得和利比亚)。

18. 在达尔富尔的大多数非国家对话者告诉专家小组，各类外国定居者占据了原属现已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那些人的土地。这些定居者来自乍得、中非共和国、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等国。与专家小组对话者将新定居者描述为游牧民、“阿拉伯人”和“金戈威德”。在向专家小组陈述的具体案例(北达尔富尔扎姆扎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2021 年 7 月)中，新定居者是不同祖籍的达尔富尔人。在喀土穆和达尔富尔举行的会议上，苏丹当局否认在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声称拥有的土地上有外国人定居。乍得对话者也同意这一观点；据他们所述，“达尔富尔的土地属于族裔群体”，生活在双边边界(乍得-苏丹)沿线两侧的群体均非外国人。⁹

19. 一些对话者告诉专家小组，达尔富尔作战人员携带武器和可带来经济利益的战斗经验不受管制地从利比亚返回，¹⁰ 对区域稳定构成潜在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在他们参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该方案需要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供资努力。

A. 南苏丹

20. 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关系依然密切。一些未决问题，如尚待解决的标界问题，并未妨碍两国开展政治和经济合作。南苏丹政府支持《朱巴和平协议》，并积极参与各个非签署方苏丹运动与苏丹政府之间的调解。2021 年 10 月 25 日之后，南苏丹当局继续在苏丹开展调解工作。与此同时，据专家小组的对话者所述，南苏丹毗邻南达尔富尔和东达尔富尔的地区继续为民兵、走私者和贩运者提供庇护。那里还有非法采金、伐木和木炭生产等活动。各个达尔富尔武装运动的部队也以这些地区为基地。虽有此类跨境活动，但苏丹政府表示，它不认为这是对苏丹的安全威胁。

B. 乍得和中非共和国

21. 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苏丹边境地区稳定的先决条件。苏丹政府和乍得政府保持了强有力的有益关系，未受 2021 年 4 月乍得前总统伊德里斯·代比去世或 2021 年 10 月苏丹政治变动的影响。

⁹ 专家小组与乍得驻苏丹大使的会晤，2021 年 7 月。

¹⁰ 专家小组与联苏综合援助团举行的视频会议，2021 年 12 月。

22. 不过，据专家小组在苏丹-乍得联合边境部队管控下的苏丹安全部队中的对话者所述，两国边界沿线的局势依然动荡。从利比亚返回苏丹的达尔富尔作战人员继续借道乍得领土，往往避开直接但显然更困难的离开利比亚的道路。专家小组没有关于苏丹官方掌控这些人员及其武器的信息。乍得的乍得变革与和谐阵线反叛分子和一些社交媒体消息来源指责达尔富尔反叛运动苏解/米纳维派和苏丹解放力量联盟与代比有着共同的扎格哈瓦渊源而在乍得进行干预，支持乍得军方反对乍得变革与和谐阵线。他们还声称，乍得当局与在利比亚的这些达尔富尔部队联系，请他们攻击那里的乍得变革与和谐阵线部队。不过，专家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达尔富尔运动在乍得进行此类干预。

23. 中达尔富尔前州长阿迪卜·优素福告诉专家小组，该州靠近乍得和中非共和国边界的四个地方(乌姆杜洪、宾迪西、穆克贾尔和瓦迪萨利赫)局势紧张。在这些地区，民众有时为乍得武装反对派提供帮助。有一次，约 200 名萨拉马特阿拉伯人骑着 150 辆摩托车从乌姆杜洪前往乍得进行采矿活动，与那里的乍得人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导致了对达尔富尔的一次报复性入侵。苏丹-乍得联合边境部队随后解决了这一问题。¹¹

24. 西达尔富尔边境地区发生冲突期间，受影响民众在有亲属的乍得社区内寻求庇护；例如，2021 年 11 月杰贝勒穆恩发生冲突期间就有这种情况。一些苏丹官员和社交网络将西达尔富尔的紧张局势归咎于乍得或来自邻国的非国家武装分子。专家小组的乍得官方对话者否认参与地方冲突。

25. 据南达尔富尔当局称，苏丹-中非共和国边境在警察控制之下，在苏丹一侧有联合边境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支队伍在中非共和国一侧不开展活动)。苏丹政府安全部队也认为局势稳定，尽管中非共和国各个运动在比劳和苏丹乌姆达福克之间的活动导致问题反复出现。2021 年早些时候，南达尔富尔州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地区的警察没有武器、装备或车辆。¹² 后一种评估不以外国受众为对象，似乎更可信。据专家小组的一些联合国对话者所述，南达尔富尔对向中非共和国境内反对派运动提供军火至关重要。

26. 2021 年 3 月至 6 月，塔阿伊沙族阿拉伯人与富拉尼(法拉塔)族牧民在苏丹-中非共和国边界附近发生冲突，导致几个村庄和市场被毁。专家小组的一些对话者将塔阿伊沙族-富拉尼族冲突归因于生态因素(季节性缺水)和复仇派的传统。曼多瓦(Mandowa)发生冲突之后，南达尔富尔州当局派出一支机动联合部队，平息了紧张局势。该族群的传统领导人(“法拉塔部落理事会”)对事件有不同的评估，把冲突归咎于官方未加管控，指责苏丹政府试图建立此类管控，甚至试图在边境地区寻求“为他们(阿拉伯人)开辟新土地”。这些对话者否认与中非共和国富拉尼族有联系的所有指控，例如“甚至不会说阿拉伯语”的叛军领导人阿里·达拉萨。他们证实，确有一些跨境军火贩运活动，一些达尔富尔富拉尼族作战人员加

¹¹ 专家小组与中达尔富尔州长的会晤，2021 年 7 月。

¹² 专家小组在尼亚拉和喀土穆的会晤，2021 年 7 月；Tayba 卫视频道，2021 年 3 月 27 日。

入了中非共和国的反对派运动。¹³ 在另一方面，非法移民继续向南达尔富尔和中达尔富尔流动。苏丹-中非共和国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对区域稳定构成威胁；苏丹和中非共和国似乎都缺乏正常边境管制所需的支持。

C. 利比亚

27. 苏丹政府努力与的黎波里和边境地区的利比亚当局合作。2021 年 4 月，喀土穆和的黎波里同意合作维护区域稳定。¹⁴ 苏丹政府还派遣安全部队(“撒哈拉之盾”)打击“非法移民、人口贩运、军火贸易、走私、恐怖主义和跨境犯罪”，这些活动在利比亚-埃及-苏丹边境地区仍很常见。这些部队的行动造成伤亡，也缴获了武器。官方的政府对话者坚持认为，这些部队需要国际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区域问题，且可能扩大到区域以外”。¹⁵ 苏丹政府在指挥和控制从利比亚携带武器返回的达尔富尔作战人员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28. 苏丹政府参加了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协助的 5+5 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活动。据一名联合国对话者所述，利比亚当局很想“逐出在那里活动的各种武装团体”。这种做法将有助于使利比亚稳定六个月，但可能破坏苏丹和区域内乍得等其他国家的稳定，然后作战人员可能会返回利比亚。由联合国驻苏丹、利比亚和乍得机构参与的协调机制缺乏支持回返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能力。为了防止该区域不稳定，国际社会需向苏丹和其他受影响国家提供资金。¹⁶

D. 海湾国家

29. 海湾国家，特别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苏丹的国际伙伴中保持着特殊位置。2021 年 10 月事件前后，他们继续与苏丹政府和苏丹所有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各个达尔富尔武装运动互动。

30. 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所述，它继续支持和监测局势，并对苏丹的安全、稳定和繁荣表示严重关切。¹⁷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宪法宣言》和《朱巴和平协议》是成功过渡的基础，建议各个达尔富尔运动加入苏丹政府。与此同时，他们坚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没有资助或武装这些运动，而是着力于能力建设、卫生服务和教育工作(例如，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阿布扎比发展基金间接提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话者向专家小组表示，安全理事会需要通过一项决议，向包括达尔富尔在内的苏丹提供直接财政支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声称帮助了苏丹和区域内其他国家更好地管控边境，作为国际社会打击人口贩运活动的部分工作，但苏丹一些非国家对话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2021 年 11 月与专家小组会晤时，针对可能向达

¹³ 专家小组在喀土穆和尼亚拉的会晤，2021 年 6 月-7 月。见 www.darfur24.com/en/2021/06/07，2021 年 6 月 7 日。

¹⁴ 见[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https://sudantribune.com/article67580/](https://sudantribune.com/article67580/)。

¹⁵ 专家小组与军事情报部门和北达尔富尔州长的会晤，2021 年 7 月，喀土穆和法希尔。

¹⁶ 专家小组与联苏综合援助团举行的视频会议，2021 年 11 月。

¹⁷ 专家小组在迪拜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的会议，2021 年 11 月。

尔富尔部队(在苏丹和利比亚)提供财政或军事支持的指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及自身的温和立场以及打击极端主义和仇恨言论的斗争。

31. 卡塔尔是促成《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的和平进程早期阶段一个主要行为体,并未在朱巴和平谈判中发挥类似作用。相反,卡塔尔继续与各个达尔富尔武装运动和苏丹政府保持接触,例如,作为东道主主持了与财政部长兼正义运动主席吉布里尔·易卜拉欣的几次会晤。卡塔尔承诺继续在达尔富尔实施金融发展项目,如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建造“示范村”。¹⁸

E. 区域恐怖主义活动

32. 苏丹政府对话者和其他对话者认为,达尔富尔境内发生恐怖主义活动的风险较低,但提及一些邻国境内存在恐怖主义组织是对区域稳定的潜在威胁。正如专家小组的一位对话者所说,“如果极端分子想来苏丹,他们 12 小时内便可到达”。¹⁹ 2021 年 3 月以来,喀土穆安全部队发现并捣毁了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的若干小团伙(内有多国国民,包括乍得人)。²⁰ 2021 年 11 月,赫梅提宣称,此类小团伙遍布苏丹,但未具体提及达尔富尔。官方对话者早些时候告诉专家小组,达尔富尔人传统上反感宗教极端主义。

六. 军火与武装团体

A. 《朱巴和平协议》执行情况

1. 安全安排

33. 据报,随着永久停火委员会的设立和启动,根据《朱巴和平协议》落实安全安排方面出现积极进展。一些对话者表示,国际捐助方、联合国和苏丹政府提供资金对于确保委员会履行职能至关重要。有对话者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参与,以确保可持续地落实《协议》停火规定的责任和活动。专家小组与永久停火委员会主席进行了交谈,后者通报了委员会的职能和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²¹

34. 资金缺乏以及多种国家和区域因素继续阻碍和减缓《协议》安全轨道大多数方面的落实。《协议》最重要组成部分即联合安全部队的组建一直未完成(见附件 3)。²²

¹⁸ 卡塔尔发展基金为建造学校和警所等服务设施及回返者住房合在一起的综合建筑提供了资金,例如在西达尔富尔的阿布苏鲁吉(西尔巴地区)和塞斯(基雷尼克地区)。沙特阿拉伯通过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中心提供了人道主义和卫生援助。

¹⁹ 专家小组与苏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的会晤,2021 年 7 月。

²⁰ 见 www.sudaress.com。

²¹ 与永久停火委员会主席桑迪普·巴哈吉将军和西蒙·亚兹吉的视频会议,12 月 7 日。

²² 见 www.thenewhumanitarian.org/news-feature/2021/5/25/UN-peacekeeping-pullout-leaves-security-vacuum-in-darfur。

35. 这些推延导致从利比亚返回的作战人员不满，他们在整编进程开始之前一直得不到任何后勤支助或薪金。这种情况在各个运动的军事部队与政治领导人之间造成问题，可能促使作战人员返回利比亚或以其他手段谋生。缺乏实施也加剧了《协议》各个签署方之间的不信任。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政府表示，推延系资金缺乏所致。专家小组约谈的反叛领导人认为，安全机构故意拖延执行工作，以破坏各个运动，迫使它们以较弱地位加入。

36. 专家小组注意到，一个新的签署方武装团体即“第三阵线-塔马祖伊”的可见度越来越高。²³ 这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团体参加了朱巴和谈，并在 2020 年 10 月最后一刻签署了《朱巴和平协议》达尔富尔轨道。自那时以来，它在达尔富尔和苏丹其他地区非常活跃。这一团体主要来自边境地区的游牧社区，包括朱奈纳的一些前乍得叛乱分子，声称它以前是苏人解运动/北方局的达尔富尔分支；然而，苏人解运动/北方局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告知专家小组，他不知道这个团体，这个团体与苏人解运动/北方局也没有任何关系。其他签署方团体认为，第三阵线-塔马祖伊是安全部门和苏丹武装部队捏造之物，用以破坏各个运动及安全安排的落实。

37. 苏丹武装部队与各个运动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继续在多个层面上发展。苏丹武装部队指责各个运动在部队返回苏丹问题上多方面违反《协议》相关规定。²⁴ 各个运动则指责安全部队故意拖延安全安排的落实，特别是部队整编，以此损害各个运动；他们举例指出，苏丹政府缺乏适当的后续行动，迟迟未建立适当的执行机制，返回苏丹的部队未得到苏丹政府的财政和后勤支持，苏丹政府建立“假反叛运动”即第三阵线-塔马祖伊。²⁵

38. 由于各个运动的公开抱怨，布尔汉将军与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并于 7 月 5 日发布了成立联合安全安排委员会的法令(见附件 4)。这是一个进展，但预计还会出现其他问题。特别是，在将各个运动的部队增编纳入苏丹武装部队和建立一支“反映苏丹人口多样性且具有新的统一军事理念的单一国家职业军队”等方面，各个运动和苏丹政府的意见不一致。²⁶ 各个运动如今都大大虚报作战人员人数，其中大多数作战人员是各个运动返回苏丹后招募的人员，但安全部队向专家小组明确表示，他们整编反叛作战人员的能力有限，而且他们严格按照《协议》的规定，在该协议签署后招募的所有反叛成员都将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一些运动打算将大量作战人员编入快速支援部队，但赫梅提在 7 月告知专家小组，快速支援部队只能吸收少量作战人员。苏丹政府与各个运动在军衔和登记标准等问题上的分歧也可能导致重大紧张局势。

²³ 见 www.youtube.com/watch?v=y8onf_Cd2hs。

²⁴ 例如，将一些作战人员带到喀土穆和大城市，未能使部队进驻营地和交出武器，《朱巴和平协议》签署后招募新的作战人员。专家小组与苏丹武装部队和情报总局的会晤，2021 年 6 月-7 月，喀土穆。

²⁵ 专家小组与各个达尔富尔运动的军事指挥官的会晤，2021 年 6 月-7 月。

²⁶ 2020 年 10 月 3 日《朱巴和平协议》，第 33.5.1 段。

39. 《协议》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规定,包括设立达尔富尔地区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的步骤,尚未得以执行,该委员会将负责全面评估需求和挑战。苏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还确认,如果没有作战人员名单,就无法对各个武装运动的部队进行核查,因此必须向永久停火委员会提供名单。

40. 据报,出现了《协议》临时得以执行的情况。8月30日,一支特设联合部队抵达尼亚拉,为地区行政长官明尼·阿尔库·米纳维的访问提供支持。代表苏丹解放力量联盟的该支部队指挥官伊斯梅尔·易卜拉欣少将表示,“他们与达尔富尔轨道的部队一起抵达尼亚拉,后者包括苏丹解放运动(苏解运)(米纳维派)、过渡委员会、正义运动和苏丹解放运动的部队”。²⁷

41. 8月31日,安全安排联合高级军事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由过渡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将军和委员会副主席苏莱曼·桑达尔中将主持。会议审查了安全安排以及指挥和控制机制。会议还讨论了建立战俘和失踪人员问题高级机制的重要性。9月5日,联苏综合援助团在苏丹召集了根据《协议》关于达尔富尔永久停火及最后安全安排而设立的永久停火委员会技术协商会议。会议讨论了永久停火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制的执行方式。

42. 据报,12月3日,平民保护部队一支1500名士兵的队伍抵达法希尔。此支队伍由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苏丹警察部队和国家安全机构组成。这支部队中没有各个武装运动的人员。时任达尔富尔代理州长穆罕默德·伊萨·阿里乌在法希尔会晤了平民保护部队指挥官亚西尔·法德拉拉·希德尔少将。州长表示,平民保护部队的目标将是打击消极现象,解决部落冲突,保护收获季节。²⁸

43. 12月6日,东达尔富尔的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侯赛因·曼祖尔准将声称,由于正规部队的努力和公民对已建立的安全机制的反应,上一个农季是最平静和最稳定的农季之一。他说,该地区所有地点都部署有快速支援部队,以确保安全和稳定。²⁹ 根据专家小组消息来源提供和媒体广泛报道的关于不同安全事件的信息,这一说法非常令人质疑。

44. 12月8日,由布尔汉将军领导的安全安排联合高级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一支联合威慑部队(联合维持和平部队),由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苏丹警察部队、签署方武装运动和军事情报部门组成。部队将在法希尔设立一个高级联合指挥部。设立这支部队旨在支持维持安全、保护公民及其财产。该部队将拥有广泛的权力,控制、遏制和解决所有违法行为,收缴武器,并将罪犯和被告提交为此目的设立的法院。部队需要确保法治有助于保护平民和执行《朱巴和平协议》。

²⁷ 见 <https://alahdonline.net/11693/>。

²⁸ 见 www.assayha.net/85450/。

²⁹ 见 www.assayha.net/85756/。

2. 《朱巴和平协议》：达尔富尔的意见

45. 各个签署方运动作出努力，包括领导人多次访问五个州，以期在达尔富尔调动对《朱巴和平协议》的支持。不过，专家小组约谈的许多地方对话者虽说常常承认《协议》的签署是一个进展，但却持怀疑态度。例如，专家小组在南达尔富尔和北达尔富尔会面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不是反对《协议》，便是对《协议》的执行持怀疑态度。在扎姆扎姆难民营，境内流离失所者抱怨指出，由于“各种武装团体四处活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并要求解除“[《朱巴和平协议》]关联者”的武装或将其赶出营地。法希尔的抵抗委员会支持《协议》，但谈到了该市存在武装民兵等负面问题。³⁰

46. 尼亚拉的抵抗委员会认为《协议》是实现全面和平的第一步，但将安全和返回原籍地列为主要问题。他们还提及外国定居者和非法移民的涌入，呼吁伸张正义，包括将肇事者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对话者担心，该市内有许多穿着多种制服的不明身份者（“我们搞不清楚谁是军人，谁不是军人”）。³¹

3. 仍未签署的团体

47. 《协议》签署后，苏丹政府和南苏丹调解者继续努力与仍未签署的团体，特别是与苏解/瓦希德派进行接触。阿卜杜勒·瓦希德·努尔3月15日抵达朱巴后，与一些政府代表、调解者、国际社会代表及阿卜杜勒·瓦希德·努尔的支持者举行了各种协商，讨论前进方向。7月，苏解/瓦希德派在乔(南苏丹)举行会议，来自杰贝勒迈拉、其他一些地区、南苏丹和利比亚的1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他表示，如今的他赞成和平，但不接受朱巴和平进程和《协议》。相反，他主张在苏丹境内进行苏丹-苏丹对话，讨论苏丹问题(不局限于达尔富尔)，但落实这样一种对话的实际细节仍模糊不清。苏丹政府的几位高层对话者向专家小组表示，他们对阿卜杜勒·瓦希德感到沮丧，并强调无论有没有他，都应继续落实和平工作。

48. 在利比亚活动的几个较小团体如穆萨·希拉勒的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新正义与平等运动的领导人以及阿巴斯·阿西勒·杰贝勒·蒙、泽克里亚·阿尔杜奇和亚辛·奥斯曼向专家小组表示，他们愿意参加和平谈判并返回苏丹，并正在寻求为此与苏丹政府接触的妥善途径。

B. 在达尔富尔的武装团体

1. 在杰贝勒迈拉的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

4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当地平民和传统领导人进行干预后，在杰贝勒迈拉的苏解/瓦希德派两个派别之间保持事实上的停火。据该运动的消息来源称，穆巴拉克·阿尔杜克一派正在寻找与苏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可选方案。

50. 阿卜杜勒·瓦希德·努尔处境艰难，据报，南苏丹当局为使他加入和平进程而施加更多压力。富尔族也采取了新举措，以期加入和平进程，并就此与苏丹

³⁰ 专家小组的会晤，2021年7月，法希尔。

³¹ 专家小组的会晤，2021年7月，尼亚拉。

政府和南苏丹调解者进行接触。5月初,达尔富尔富尔族约20名代表(传统当局、境内流离失所者、民间社会)在朱巴举办了一次讲习班(由法国非政府组织Promediation协助),为富尔族制定一项和平战略,并会晤了南苏丹首席调解者图特·加特卢克。³²

51. 苏解/瓦希德派继续处于“没有战争/没有和平”的局面。阿卜杜勒·瓦希德返回非洲,并决定政治参与解决苏丹和达尔富尔问题,导致该运动的军方与安全部队之间在实地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除了在杰贝勒迈拉北部与2016年加入苏丹武装部队的苏解/瓦希德派前地方指挥官萨迪克·福卡发生零星战斗外,该运动没有与苏丹政府部队发生任何重大冲突。据地方消息来源称,7月中旬,福卡的5名士兵在苏解/瓦希德派对阿鲁的袭击中丧生。

52. 同样,由总司令阿卜杜拉-卡迪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又称“加杜拉”)领头的阿卜杜勒·瓦希德效忠者与穆巴拉克·阿尔杜克和扎努恩·阿布杜尔沙菲领头的持不同政见派别之间的内斗也大幅减少。³³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敌对团体之间的倦怠,他们知道无法击败对方,部分原因则是若干地方民间社会代表在2月进行了调解。阿尔杜克和扎努恩一派仍有意加入和平进程,并为此与苏丹政府地方当局和几个签署《协议》的团体进行了初步接触。

53. 苏解/瓦希德派继续利用黄金开采收入的增加来加强能力。几批数百名新兵在该运动的托罗通加总部接受了军事训练,而且,由于其与驻扎在杰贝勒迈拉周边的一些阿拉伯民兵的关系,该运动获得了更多武器。

图一

一批苏解/瓦希德派作战人员的毕业典礼,2021年6月1日,托罗通加



资料来源:专家小组。

³² 见 <http://promediation.org/>。

³³ S/2021/40, 第36段。

54. 8月31日，苏解/瓦希德派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移交一名战俘。战俘阿卜杜勒·拉希姆·穆罕默德·侯赛因于2021年2月在苏丹武装部队与苏解/瓦希德派部队在洛克纳地区发生冲突时被抓获。苏解/瓦希德派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纳耶尔表示，释放此囚犯是根据有关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和条约并考虑到其健康状况而作出的决定。³⁴

2. 穆萨·希拉勒(SDi. 002)和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

55. 希拉勒于2017年11月被拘留，并受到军事法庭起诉，于2021年3月11日获释。自那时以来，希拉勒试图站稳脚跟，探索组建新的政治联盟的机会，与达尔富尔和苏丹主要利益攸关方多次会晤，以期在当前的过渡中发挥新的作用(见附件5)。

3. 在达尔富尔的《朱巴和平协议》签署团体

56. 2020年11月以来，根据《协议》，各个签署方运动的军事部队有大批人员随着装有重机枪的技术车辆、各类武器和一些装甲车从利比亚返回苏丹：苏解/米纳维派约250辆汽车，苏丹解放力量联盟约200辆汽车，正义运动约50辆汽车，苏解/过渡委员会约40辆汽车。³⁵

57. 从利比亚返回的著名指挥官包括苏解/米纳维派总司令朱马·哈加尔中将、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哈伦·萨利赫·迪法(“Tawila”)准将和行动负责人阿米尔·德约卡上校；苏丹解放力量联盟总司令阿卜杜拉·巴沙尔·杰利(“Janna”)、指挥官艾哈迈德·阿布·通加和穆萨(“ComGroupe”)；正义运动指挥官亚希亚·奥姆达和穆罕默德·达尔杜格。4月初，苏解/米纳维派还从南苏丹带回了约25辆武装车辆。³⁶

58. 苏解/米纳维派在北达尔富尔几个主要地点部署了部队：乌姆巴鲁(主营地，约有90辆车)、瓦迪福拉维亚(Wadi Furawiyah)(明尼·米纳维的原籍地)、库图姆、考尔努瓦、蒂内、穆兹巴特、阿布伽姆拉和法希尔。正义运动在巴绍(北达尔富尔)安营，然后将一些部队部署至蒂内等地。苏解/过渡委员会的主要基地在科尔马(北达尔富尔)，而苏丹解放力量联盟的主营地在阿布利亚(乌姆巴鲁附近)。

59. 这些运动的部队多次实施地方安全行动和军事巡逻。例如，正义运动的一些部队于7月初采取干预行动制止西达尔富尔吉姆尔族与塔马族之间的族群间战斗。该签署方运动在法希尔的前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设施周围派驻联合军事力量，以防止抢劫并确保将这些设施移交给苏丹政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参与了犯罪活动，例如征用从法希尔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大院运送联合国财产的联合国承包商车队的物资。据地方消息来源称，北达尔富尔州长进行了干预，确保一些被拿走的物品得以归还。

³⁴ 见 www.darfur24.com/en/2021/09/11/slm-al-nur-releases-a-prisoner-of-war-on-health-ground/。

³⁵ 专家小组访问苏丹期间与武装团体成员的访谈，2021年6月-7月。

³⁶ 同上。

60. 若干达尔富尔对话者告知专家小组, 在一些地方, 作战人员从利比亚返回对当地安全局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人员的存在助长了枪支泛滥并使犯罪活动增加, 因为伪称为《协议》签署方团体成员(这种说法往往无法核实)的武装人员自由游荡。有时, 这些部队的返回还因其所属运动被视为与当地族群结盟而加剧了地方紧张局势。例如, 4 月 23 日, 特杰姆(Terjem)阿拉伯族武装人员袭击了古桑贾马特地区(南达尔富尔)的苏解/过渡委员会军营, 随后袭击和抢劫了富尔人居住的附近几个村庄, 杀害 5 名平民。³⁷

61. 安全安排的落实出现拖延, 由此导致生存途径匮乏, 使得从利比亚返回的反叛作战人员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在各个运动的部队与政治领导人之间造成问题, 作战人员批评政治领导人不兑现承诺、不付薪金。一些作战人员对局势感到沮丧, 开始离开所属运动。7 月, 苏解/过渡委员会一位领导人告知专家小组, 几周内约有 20 名作战人员离开了该运动。

4. 招募加入签署方运动

62. 各个签署方运动返回达尔富尔后都大规模招募新的作战人员。多年前离开运动的老兵以及青年, 包括学生, 都是招募对象。招募主要是通过个人和家庭关系进行。大多数运动都没有钱, 但它们经常承诺提供安全部队中的职务和军衔。例如, 苏解/过渡委员会一位指挥官对专家小组表示, 该运动仅在南达尔富尔和中达尔富尔就招募了 11 000 名新作战人员, 聚集在几十个营地。

图二

苏解/过渡委员会部队根据《朱巴和平协议》加入苏丹政府安全架构的照片, 2021 年 12 月, 科尔马, 西法希尔



资料来源: 专家小组。

³⁷ 特杰姆人声称, 他们袭击营地是为了报复苏解/过渡委员会作战人员盗窃山羊, 而专家小组约谈的苏解/过渡委员会领导人和富尔族传统领导人认为, 特杰姆人是担心苏解/过渡委员会支持当地富尔人反对特杰姆人。

图三

苏解/过渡委员会部队在科尔马加入苏丹政府安全架构纪念仪式照片



资料来源：专家小组。

63. 新兵都接受了军事训练，随后毕业。例如，7月10日，苏解/米纳维派在考尔努瓦地区为大约2000名新作战人员举行了公开毕业典礼，这些都是在《协议》签署后招募的新兵。³⁸ 苏丹联盟在7月举行了类似的毕业典礼。

C. 利比亚境内各个达尔富尔武装团体

1. 《朱巴和平协议》签署方团体：“一只脚在达尔富尔，一只脚在班加西”

6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朱巴和平协议》签署方(苏解/米纳维派、苏丹解放力量联盟、正义运动和苏解/过渡委员会)继续在利比亚有大量部队。利比亚的政治态势导致仍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和其他外国作战人员被赶出去。苏解/米纳维派有约200辆汽车，大多在朱夫拉，由副指挥官贾比尔·伊沙克少将和军事参谋长费萨勒·萨利赫少将指挥。苏解/米纳维派副总司令贾比尔·伊沙克是该运动在利比亚驻扎的设计者和知名指挥官，他也准备带几百名士兵返回苏丹，在苏丹，他将在根据《协议》设立的永久停火委员会中代表苏解/米纳维派。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在利比亚朱夫拉和特玛莎等南部地点有约100辆汽车，由副总司令阿布德·阿达姆·哈特领导。苏解/过渡委员会于4月将一批新作战人员和几十辆汽车带回北达尔富尔，但仍在利比亚保留了一小支部队。11月中旬，苏解/过渡委员会首席军事指挥官萨利赫·杰贝勒·斯带着几十辆车返回达尔富尔。正义运动在盖特龙和基林贾山区之间组建了一支小规模部队，由阿卜杜勒·卡里姆·乔洛伊指挥。

65. 各个运动内的一些消息来源告知专家小组，各个运动现阶段无意完全撤出利比亚，因为它们继续从那里的活动中获得大部分资金和供应。正如一位指挥官对

³⁸ 见 <https://suna-sd.net/read?id=717248>。

专家小组所述，“我们将一只脚在达尔富尔，一只脚在班加西”。在得不到苏丹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各个运动依靠各自在利比亚的力量为在达尔富尔的部队提供物资。例如，在利比亚南部的苏解/米纳维派部队每隔几周就向该运动在乌姆巴鲁的达尔富尔主营地派出一支满载物资(粮食和燃料)的卡车车队。然而，对利比亚境内大多数外国武装团体的付款和财政支助已经减少或完全终止。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和利比亚内部大量施压，欲使所有外国作战人员离开利比亚。

66. 《协议》规定的安全安排落实进展缓慢，也大大阻碍了部队全面返回。回返的作战人员被整编纳入安全部队的进程推延，导致他们处境困难。各个运动的一些成员向专家小组提到，这些运动将大部分重武器留在利比亚，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在和平进程实施方面是否可以信任苏丹政府。

67. 各个运动继续向利比亚派遣新兵。苏解/米纳维派一位指挥官告知专家小组，该运动在 1 月-2 月期间从达尔富尔招募了约 500 名新兵，4 月又招募了 300 人。苏解/米纳维派在乌姆巴鲁营地集结新兵；将物资运送给苏解/米纳维派在达尔富尔的部队的卡车(见上文)在返回利比亚时将新兵运送至利比亚，这些新兵在济莱的苏解/米纳维派总部接受军事训练。往返于利比亚和达尔富尔之间的旅行由朱马·哈加尔的亲戚优素福·扎卡里亚指挥官协调。

2. 外国教官在达尔富尔提供军事训练

68. 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和苏解/米纳维派的一些消息来源告知专家小组，他们得益于外国教官在达尔富尔提供的军事训练。苏丹政府安全机构的对话者向专家小组证实了这一信息。专家小组正在进行的调查显示，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7 月，9 名独立签约的南非国民在北达尔富尔的训练营训练了各个签署方运动的新兵。训练是在奥鲁盛(阿布伽姆拉附近)的苏解/米纳维派训练营和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在阿布拉的营地进行。因培训合同突然被取消，这些教官于 7 月初离开苏丹。约 1 000 名新兵接受了步枪、重机枪、火箭榴弹和迫击炮使用训练。另一批约 1 000 名新兵也在那里期待接受训练，但一直未得到训练。

69. 专家小组 7 月在喀土穆约谈的苏丹武装部队成员表示，各个运动没有就训练活动与苏丹政府协商或通知苏丹政府。过渡主权委员会一名成员告知专家小组，外国人在苏丹领土上训练达尔富尔作战人员令人“难以接受”。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3. 在利比亚境内的非签署方团体

70. 即使在国际压力下，各个未签署方运动仍在利比亚留有大量部队。苏解/瓦希德派在朱夫拉有一支由大约 100 部车辆组成的部队，由参谋长优素福·艾哈迈德·优素福(“Karjakola”)领导。穆萨·希拉勒的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在 4 月因资金问题分裂成两派：由秘书长穆罕默德·巴希特(“Doydoy”)领头的一个派别在苏尔特地区有部队，而由总司令艾哈迈德·萨马赫领头的另一个派别驻扎在朱

夫拉。苏解/瓦希德派和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继续招募和训练新作战人员，例如，从这两个团体发布的毕业典礼录像中可以看出。³⁹

71.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非签署方运动外，几个较小的团体，如阿卜杜拉·班达的正义与平等运动力量联盟，继续在利比亚活动，支持利比亚国民军，主要是在朱夫拉，班达是在苏解/米纳维派旗下活动。2月以来，其中几个小团体的领导人一再向专家小组表示，他们愿意与苏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返回苏丹，但他们尚未确定与苏丹政府接触的妥善方法和渠道。

72. 很难明确估计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作战人员人数，因为在实地很难核实信息。而且，许多达尔富尔人在达尔富尔武装团体之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利比亚交战各派(见附件 7)。与签署方运动不同，非签署方运动没有离开利比亚的压力。他们继续得益于利比亚国民军的激励措施，没有推动因素迫使他们返回达尔富尔。

4. 与利比亚国民军的关系

73. 《利比亚停火协议》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签署，其中规定所有外国作战人员必须离开该国，但在利比亚的大多数达尔富尔团体继续在利比亚国民军旗下活动。鉴于该停火协议的规定，利比亚国民军于 4 月要求这些团体将他们在哈拉瓦(苏尔特附近)的那些很容易被看到的部队转移至较偏远的朱夫拉。

74. 2021 年，主要的达尔富尔指挥官与利比亚国民军高级军官在班加西多次举行联络会议。利比亚国民军继续向五个主要团体(苏解/米纳维派、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苏解/过渡委员会、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和苏解/瓦希德派)支付款项和提供后勤支援。2月至3月期间，利比亚国民军试图与这五个运动以及一个乍得反叛团体即乍得变革与和谐阵线进行重组，将它们设立为六个不同的利比亚国民军师(每个团体为一个师)。对大多数团体的付款不定期，而且由于在利比亚没有行动、士兵近期没有活动而减少付款，这些关切问题依然存在。

5. 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协调

75. 据各种消息来源所述，在利比亚，阿联酋军官继续与五个主要运动协调提供财政和后勤支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为此在班加西举行了几次会议。4月，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Doydoy”和萨马赫两派分裂(见附件 7)后，阿联酋军官在班加西与双方组织了协商，以使他们和解，但没有成功。⁴⁰

7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国内接待了一些驻利比亚的达尔富尔指挥官的家属，以培养与这些指挥官的直接个人关系。在苏解/米纳维派中，朱马·哈加尔、贾比尔·伊沙克和费萨勒·萨利赫受益于这种安排。

³⁹ 见 www.youtube.com/watch?v=xPDeMrGqhc8。

⁴⁰ 专家小组访问苏丹期间与对话者的会晤，2021 年 6 月-7 月。

D. 军火和弹药

77. 军火和弹药在达尔富尔的存在和扩散仍是对该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专家小组从多个渠道得到证实，跨境商人继续在达尔富尔当地市场以标准化价格提供各种军火和弹药，⁴¹ 其中包括自动火器、火箭榴弹、手枪、高精度远程步枪，甚至地对空导弹。

78. 在达尔富尔大多数地区，军火的存在和使用仍显见于多起族群间袭击、武装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中。谢利特(Shirlit)边境军事基地指挥官阿里·艾哈迈德·马哈茂德·阿瓦杰中校表示，部署在苏丹、埃及和利比亚边境地带的快速支援部队“沙漠盾牌机动”小组缴获了来自利比亚的一批武器、弹药和爆炸物。⁴² 逮捕了军火贸易团伙的四名成员，包括两名利比亚国民，并已移交给主管当局。不清楚这批货物的目的地。

79. 达尔富尔各地的族群袭击和报复的激烈程度清楚表明，武器的流通和扩散是冲突的关键促成因素和驱动因素，需要紧急加以管控。目前执行《协议》具体规定的进展缓慢，将严重阻碍在各族群之间对小武器和轻武器进行管控的任何努力。除非达尔富尔的非国家拥有武器的驱动因素得到妥善处理，不然各族群将抵制任何军火管控措施。

80. 过去几个月，一些以前处于失败一方、土地被占、武装力量有限的族群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并采购武器。可在西达尔富尔看到这一情况，在那里，2019年12月下旬武装阿拉伯人袭击克林丁营地后，部分归因于侨民的贡献，马萨利特人获得了许多武器来保护自己。在南达尔富尔，专家小组会晤的几名富尔族活动家和传统领导人解释道，当地的富尔族人打算走同样的道路，并正谋求购买武器。由于苏丹政府没有能力提供保护，地方社区试图自己掌控自己的安全，这对达尔富尔的稳定不是一个好兆头。

E. 违反禁止将军火运入达尔富尔的禁令

81. 第2562(2021)号决议第3段请苏丹政府提交向达尔富尔地区运送军事装备和用品的请求，特别是为执行《朱巴和平协议》提交此类运送请求，以供委员会审议并酌情事先批准。专家小组注意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收到苏丹政府的此类请求。不遵守这一要求将构成违反联合国军火禁运的行为。

F. 战争遗留爆炸物

82. 战争遗留爆炸物继续对社区和平民，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产生不利影响，其中一些爆炸物发生致命爆炸。记录的其中一起事件于8月下旬发生在西达尔富尔朱奈纳的库尔布斯，一名11岁男孩玩的手榴弹爆炸，他因此而受重伤。由于无法联系当局和医疗设施，许多事件未得到报告。朱奈纳的目击者向专家小组提供了若干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图像。它们显然给当地社区带来了严重风险。

⁴¹ 专家小组访问朱奈纳和尼亚拉期间进行的访谈，2021年6月-7月。

⁴² 没收的物品包括两辆汽车、36支步枪、两箱手榴弹、重机枪、一个火箭榴弹发射器和大量弹药。

83. 根据联苏综合援助团在达尔富尔的战略目标，联合国驻苏丹地雷行动办事处于 2021 年 1 月并入联苏综合援助团，以提供地雷行动服务。地雷行动办事处支持苏丹国家地雷行动中心建设机构能力，以履行该国根据《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第 5 条承担的义务，即到 2023 年 4 月使苏丹境内无地雷，并提供人道主义地雷行动。⁴³ 根据苏丹 2020-2023 年行动计划以及监测组的信息，青尼罗、南达尔富尔和南科尔多凡三个地区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总面积估计为 4.31 平方公里。⁴⁴

84. 联苏综合援助团支持国家地雷行动中心于 10 月 14 日开启了苏丹人道主义地雷行动区域培训中心。国家地雷行动中心旨在向该区域，包括乍得、利比亚和阿拉伯国家加强提供地雷行动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并确保提供更好的培训，使国家当局能够促进人道主义援助，满足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需求。⁴⁵

七. 国际人道法

A. 族群间暴力

8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族群间紧张关系加剧，主要反映于安全局势非常动荡，涉及定居农民和牧民或游牧社区的暴力活动频发。《协议》各项议定书触及的冲突根源仍未解决。⁴⁶ 根据地方消息来源的信息，不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引发袭击和报复性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坏和破坏、牲畜被抢和绑架活动。由于暴力加剧，境内流离失所者二次流离失所，大量平民成为难民，逃往乍得。

86. 2019 年以来，西达尔富尔经历了四波致命暴力活动，影响波及几个地方，包括苏丹-乍得边境的社区。一些事件涉及土地争夺和农田使用冲突，牧民与农民之间以及从事农业活动的回返者与田地新占居者之间发生冲突。2021 年 4 月 4 日，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营总协调机构特别指出，朱奈纳和卡尔马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萨拉夫奥姆拉、图鲁斯和盖雷伊达等地是不安全状况最严重地区，民众遭殃，出现新的流离失所问题。到 11 月，由于警察长期驻扎，盖雷伊达的局势有所改善。这表明，适当人力且资源充足的警察驻扎有助于改善一些地区的安全。

⁴³ 见 www.unmas.org/en/programmes/sudan。地雷行动办事处与国家地雷行动中心协调，调动资金，管理土地开放(勘察和排雷)、爆炸物风险教育和受害者援助活动，并确保协调地雷行动活动，以支持人道主义、发展和建设和平的需要。它还向国家排雷行动中心和国家排雷行动非政府组织提供技术咨询和培训。

⁴⁴ 见 www.the-monitor.org/en-gb/reports/2021/sudan/impact.aspx。预计，随着尚未完成的 2021 年一项非技术调查的完成，记录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面积将有所增加。

⁴⁵ 见 <https://unitams.unmissions.org/en/opening-regional-mine-action-training-centre-sudan-key-factor-peace-and-humanitarian-access>。

⁴⁶ 例如，正义、问责与和解、补偿和赔偿、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达尔富尔地区游牧民和牧民部门的发展、土地和族地等方面。

87. 2019 年以来，西达尔富尔州朱奈纳市和邻近地区经常发生重大暴力事件。2021 年 4 月，据西达尔富尔州当局评估，暴力激增已达灾难性程度。冲突还导致二次流离失所和难民涌入邻国乍得。冲突(“红方对黑方”，根据驻在贾巴勒的一名对话者的说法)涉及朱奈纳的阿拉伯公民和来自其他州和乍得的阿拉伯作战人员。当地消息来源认为，这些事件是族裔清洗，针对马萨利特人和其他非阿拉伯族群。

88. 无国界医生组织驻朱奈纳的一名代表报告指出，2021 年 1 月至 4 月，冲突造成西达尔富尔 150 多人死亡，10 多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由于有可能出现更多暴力，许多人最初因害怕而不敢返回村庄，不过，几个月后，人们开始返回和重建。⁴⁷

89. 这种信心并不持久，因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再次面临新的致命暴力威胁。7 月和 8 月期间，西达尔富尔不同地点爆发了冲突，其中一些源于农田争端，导致若干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妇女和儿童)伤亡，妇女和未成年女孩遭强奸，财产和家用品遭到肆意破坏，并导致进一步流离失所。

90. 据国际移民组织报告，在此期间，有 149 115 人(30 357 户家庭)在朱奈纳及周围村庄寻求庇护。报告强调指出，至少有 19 532 名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失去了个人物品和牲畜，共有 283 人死亡，650 人受伤，20 305 人遭受严重损失。⁴⁸ 移民组织还强调“对朱奈纳妇女和儿童以及人道主义设施遭到袭击的报告表示关切”。

91. 专家小组在朱奈纳的一些消息来源证实了这一令人担忧的冲突特性，并将其归咎于快速支援部队(将它与金戈威德相提并论)或各种“阿拉伯民兵”。一些人谈到金戈威德民兵在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发起协调一致的三轴攻击。2021 年 4 月 5 日，西达尔富尔州长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多马指出，“来自乍得、萨拉夫奥姆拉和扎林盖地区的武装民兵袭击了该市”。4 月 9 日，州长在喀土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跨境民兵”(来自乍得和利比亚)以及来自北达尔富尔和南达尔富尔及中达尔富尔瓦迪萨利赫的地方民兵，但否认快速支援部队参与其中，并强调指出肇事者还袭击了快速支援部队。

92. 另一方面，快速支援部队则将责任归咎于非签署方运动和苏人解运动/北方局(赫卢派)。赫卢本人和其他非签署方否认这些指控，称之为毫无根据。4 月 28 日，快速支援部队宣布，他们逮捕了参与朱奈纳事件的一些人员，力称这次袭击“被故意安排在与各个武装运动进入达尔富尔相同的时间”。一些对话者指责第三阵线-塔马祖伊(签署《协议》的一个运动，见下文)参与了对贾巴勒居民区以及克林丁和阿布扎尔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袭击。

⁴⁷ 见 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1/9/21/west-darfur-still-desperately-needs-humanitarian-help。

⁴⁸ 见 <https://dtm.iom.int/reports/sudan---emergency-event-tracking-report-ag-geneina-west-darfur-013-part-1-2021>。

93. 4月28日，赫梅提表示，“朱奈纳的问题对……邻居……每家每户都有其独特性”。5月19日，西达尔富尔的盖鲁(坦代尔提地区)发生了新的袭击，之后西达尔富尔州长下令在朱奈纳附近挖掘一条壕沟，“防止走私，保护公民”。

94. 7月，专家小组获悉，境内流离失所者与收容社区之间关于农田使用问题的争端在北达尔富尔重新出现，且因争夺稀缺的当地资源以及权力动态的变化而加剧。例如，在南达尔富尔，当地的达乔(Dajo)族人警告奥塔什和卡尔马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富尔族人不要在这些地方的任何土地上耕种。

95. 在7月与专家小组会晤期间，北达尔富尔的地方消息来源提及原土地所有者试图返回家园耕种时面临的风险，例如在扎姆扎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周围。据向专家小组报告所述，一些游牧民声称，境内流离失所者原籍地现在属于他们，因为这些地方一直无人居住。在某些情况下，农民被迫作出“不利的安排”，例如必须交出部分收获作物，才能使用土地。这些事件导致歉收，使受影响社区本已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

96. 另据报告，武装游牧民多次袭击在营地外从事耕作活动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扎姆扎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讲述了6月至7月期间发生的几起事件，包括武装游牧民杀害14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强奸并杀害一名在父母农场工作的年轻女孩。

97. 北达尔富尔牧民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对境内流离失所者社区和其他村民造成重大后果。扎姆扎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农民一再遭到袭击。8月，几伙枪手还袭击了塔比特附近的村庄，烧毁了坦格拉拉村。一名35岁的农民被打死，一名30岁的妇女和她的两个儿子受伤，袭击者带着两名流离失所的牧羊人和几头牲畜逃走。这一事件导致该地区一些村民二次流离失所，“塔维拉的村庄遭到袭击后，大批妇女和儿童在山谷中流浪”。⁴⁹

98. 11月，在北达尔富尔塔维拉地区尚吉尔托巴亚附近，7名武装阿拉伯牧民将骆驼赶进奈瓦沙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附近的农场。农民提出抗议，被牧民开枪打死。⁵⁰

99. 11月，在西达尔富尔杰贝勒穆恩地区，牧民高级协调会报告指出，在遭到“一个武装团体”袭击后，一个游牧搜索队在追踪被盗骆驼时有11名游牧民被打死，另有6人受伤。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大群全副武装的民兵驾着四轮汽车或骑着摩托车和马实施袭击并烧毁了约10个村庄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至少10人死亡，14人受伤。数千人逃往乍得东部寻求安全。⁵¹

100. 在这些冲突中使用了通用机枪、轻型突击步枪、重型武器、各种迫击炮和火箭榴弹等各种武器。据报，施害者使用了配备中型和重型机枪的四轮驱动“技

⁴⁹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attacks-on-north-darfur-villages-continue-leave-three-people-dead。

⁵⁰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darfur-gunmen-see-coup-as-a-license-to-resume-attacks。

⁵¹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west-darfur-violence-leaves-at-least-21-dead-thousands-displaced。

术”车辆和配备一个后座骑手的摩托车，因此能够迅速行动。据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多发流弹落入该署大院，两枚火箭榴弹在该署位于朱奈纳的大院内落地爆炸。专家小组 2021 年 10 月访问朱奈纳期间，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停车场看到了炮弹的痕迹和其中一发炮弹的残余部分。

B. 境内流离失所者状况

101.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总体状况没有改变，主要原因在于安全局势动荡，族群间暴力一再发生，苏丹政府和其他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干预有限，包括在回返和实施持久解决办法等方面的干预有限。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季节性回返农民在与安全部队的袭击和冲突以及游牧族武装分子的袭击中受害最大。

102. 按照惯例，5 月-6 月雨季期间，农民通常是翻耕土地，为农季做准备，但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加上游牧民的流动，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暴力。最为人知的近期冲突包括发生在西达尔富尔州杰贝勒穆恩、基雷尼克和莫尔奈的严重事件。专家小组收到的关于这些冲突起因的报告相互矛盾，但冲突模式相似。牧民族群因亲属被杀害和骆驼被抢掠而实施报复行动(如在杰贝勒穆恩)。农民，特别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则认为，这些事件是“金戈威德”袭击的延续。

103. 难民署 12 月 7 日的一份报告指出，2021 年，达尔富尔地区报告有 200 多起暴力事件，导致出现新的流离失所情况。此外，近 10 000 人逃离了西达尔富尔州杰贝勒穆恩地区的一波族群间暴力，2 000 多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在邻国乍得寻求庇护。⁵²

104. 总体而言，人道主义局势严峻，达尔富尔没有一个州在受冲突影响地区提供了足够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果说提供了援助)。境内流离失所者和一些收容社区仍然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保健、环境卫生或供水。

105. 由于苏解/瓦希德派的内斗或反叛分子与苏丹政府部队之间的战斗，境内流离失所者也受到附带暴力的影响。例如，据地方消息来源报告，苏解/瓦希德派与福卡上校领头的苏丹武装部队在索托尼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附近发生冲突后，福卡的人于 7 月 17 日和 18 日袭击了该营地，声称境内流离失所者支持反叛分子。17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被杀，其中 5 名儿童、7 名妇女和 5 名男子，至少 9 人受伤，其中 2 名儿童和 7 名妇女。营地遭到炮击，商店遭洗劫，几所房子被烧毁。这一事件造成数千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二次流离失所。大多数人呆在露天，无遮身之地。事件发生后，抗议者呼吁州政府紧急解决索托尼和其他营地的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问题。⁵³

⁵² 见 www.unhcr.org/news/briefing/2021/12/61af220d4/darfur-clashes-displace-thousands.html。

⁵³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hundreds-protest-deadly-attack-on-north-darfur-s-displaced。

106. 当地的保护官员和媒体的报告显示，8月3日或前后，四名不到8岁的儿童死亡，他们与家人在外露宿近五天。他们在北达尔富尔塔维拉的村庄遭到袭击，在外露宿期间没有得到水、食物或适当的住所等任何人道主义援助。⁵⁴

107. 达尔富尔不同地区正在发生的冲突对妇女和儿童产生不利影响。达尔富尔妇女渴望恢复和平，使她们能够安全和有尊严地重建生活。

C.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108. 地方消息来源以及媒体报道了几起强奸妇女和女孩的案件，她们继续是冲突的首要受害者，仍然极易遭受性暴力的祸害。年仅10岁的女孩在家园和农田受到袭击时遭轮奸，有的则在从事生计活动时遭到人身攻击和性侵犯。

109. 属于苏解不同派别的部队经常以敌对派别的妇女为目标，她们受到骚扰，有时被强奸。苏丹政府的安全人员也被查明为强奸事件的肇事者。据报，6月13日至22日期间，在奥塔什难民营附近发生了三起强奸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案件，尽管附近驻有安全部队。专家小组获悉，今年早些时候(未具体说明时间)，在北达尔富尔乌姆哈沙巴村，3名17至27岁的妇女和1名30多岁的妇女遭到阿拉伯牧民的袭击和强奸，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阴道还被尖锐物体刺伤。

110. 7月11日，专家小组在尼亚拉医院会晤了由监护人陪同的两名10岁和11岁强奸幸存者。前一天，这名10岁女孩在前往贝莱勒(尼亚拉以东)农场的途中遭到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男子的袭击和强奸。她的监护人声称，在农耕季节，他们社区每年发生至少10起强奸案，其中大多数是穿制服携带武器的男子所为，虽向警方举报了案件，但幸存者却无法伸张正义。他促请苏丹政府在雨季向社区派遣保护部队，以处理强奸案件和杀人案件。

111. 也是在医院里，一名16岁女孩告诉专家小组，她被一名士兵强奸并因此而有一个18个月的孩子。她声称，她已向警方举报了这一事件并确定了肇事者，但在肇事者逃离该地区之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将其逮捕。

112. 据一名当地的保护官员所述，7月至8月在北达尔富尔针对考勒基和邻近地区农民的暴力袭击期间记录有至少30起强奸案，包括轮奸未成年女孩。受害者包括两名12岁和10岁的姐妹和一名26岁的妇女。这些事件已报告给基雷尼克警察局，但未见采取任何行动。

113. 媒体还报道说，8月24日，枪手在袭击北达尔富尔塔维拉的库什尼地区时强奸了一名女孩。“数十名身穿军装、戴着头巾、骑着骆驼和摩托车的武装人员”殴打村民，抢掠牲畜。⁵⁵ 据地方消息人士称，去年12月，两名女孩分别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以南地区的两起事件中遭轮奸。对许多受害者、特别是性暴力受害者而言，查明肇事者仍是艰难之事。

⁵⁴ 见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2108050692.html>。

⁵⁵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girl-raped-as-attacks-on-darfur-villages-persist。

114. 发生在达尔富尔的强奸和其他性暴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法，包括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图四

塔维拉地区塔尔尼行政区的暴力和性暴力受害者在北达尔富尔州政府秘书处大楼前的抗议守夜照片，9月12日，法希尔



资料来源：达班加电台。

115. 在今年早些时候与专家小组会晤时，打击对妇幼暴力行为小组提及国家一级的进展，但指出，由于缺乏资源和认识，达尔富尔仍然面临重大挑战。例如，对在克林丁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朱奈纳)强奸一名 16 岁女孩的三名士兵的起诉在所有起诉人员被撤离当地后停止。

116. 除了其他社会和其他经济压力外，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者迫切需要心理社会支持、创伤愈合和医疗支持，但即使有任何此类服务，也缺乏获得这些服务的手段。惧怕被污名化和其他关切使受害者避而不谈自身的遭遇。因遭强奸而生孩子属高度禁忌之事，对受害者而言是又一耻辱。缺乏问责使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力长期持续，许多受害者不相信自己能伸张正义，提及的原因包括父权结构占主导地位、所在地区缺乏正常运作的执法和司法系统。

117. 鉴于保护方面的差距继续扩大，专家小组认为，大力执行《打击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国家行动计划》和《保护平民国家计划》应成为加强保护达尔富尔妇女和女孩的有效工具。

D. 杰贝勒迈拉局势

118. 苏解/瓦希德派各个派别之间分别在杰贝勒迈拉东部和西部地区普遍发生冲突，导致安全形势动荡，对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产生不利影响。苏丹政府

当局表示，冲突主要发生在苏解/瓦希德派称为“解放区”的地方，为了避免违反与苏解/瓦希德派之间的停火协议，政府部队不能前往那里。

119. 苏解/瓦希德派的内斗最近有所减少，但当地平民被控支持敌对派别，继续受到作战人员的骚扰和恐吓。例如，地方消息来源报告称，一些平民因担心受到扎努恩士兵的袭击而无法在费纳以东一些地区种地。地方人权团体也证实，在苏丹政府控制的与苏解/瓦希德派接壤的地区，一些平民，特别是商人，仍然受到安全部队的骚扰，有时被非法拘留，理由是他们支持苏解/瓦希德派。

120. 此外，阿拉伯民兵继续袭击杰贝勒迈拉边缘的富尔人村庄。专家小组在奥塔什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与因近几个月的袭击而流离失所的平民会晤时获悉，一些身份不明的阿拉伯武装团体袭击并抢劫了贝尔塔(2020 年 11 月)、法鲁加(2021 年 3 月)、杜奥(2021 年 4 月)和洛克纳(2021 年 5 月)等村庄。据流离失所的村民所述，每次袭击中都有几名村民被杀害，一些妇女被强奸。

121. 据报，8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北达尔富尔，苏解/瓦希德派人员与苏丹武装部队在索托尼地区的不同阵地和基地，包括库伯、布利、卡谷罗和巴尔德发生武装冲突。据报，27 名苏丹武装部队人员在这些冲突中被杀害。此外，据报，8 月 11 日至 13 日在中达尔富尔，苏解/瓦希德派人员与苏丹武装部队在洛克罗附近的罗法塔发生武装冲突。据报，9 名苏丹武装部队人员在冲突中被杀害。

122. 对话者告知专家小组，冲突主要发生在苏丹武装部队指挥官萨迪克·福卡领导的部队与加杜拉将军领导的苏解/瓦希德派部队之间。州长告知专家小组，冲突发生以来，加杜拉维持了停火，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苏解/瓦希德派控制的杰贝勒迈拉地区。

E. 持久解决方案

123. 《朱巴和平协议》规定应采取持久解决方案，这应带来持久和平，解决达尔富尔冲突的根源。上文重点指出的对回返者的袭击以及原籍地缺乏基本服务等问题意味着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没有大量、永久地返回某些地区。苏丹政府一些当局在此方面持否认心态。例如，一位南达尔富尔对话者向专家小组提到，2021 年，该州 800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中有 500 000 人返回原籍地。这一说法与专家小组和所有其他消息来源的意见相矛盾(例如，据难民署的信息，2021 年头两个月，由于武装冲突或族群间暴力，南达尔富尔记录到的新流离失所者超过 11 000 名，而 2020 年全年的流离失所人数是 20 000 人)。⁵⁶

124. 在北杰贝勒迈拉的洛克罗，社区和地方当局完成了 2020 年底开始的讲习班，以建设当地社区有效参与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者和收容社区寻找和规划持久解决方案的能力。他们所提建议的另一关键要素是需要设立一个和解与解决冲突地方委员会、改善安全局势以及农业、兽医、教育和其他社会经济服务，以确保回返进程在不同社区可以持续。地方消息来源表示，自上次讲习班以来，虽说苏丹政府承诺支持这些举措，但未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专家小组预计，境内流

⁵⁶ 专家小组与难民署的会晤，南达尔富尔。

离失所者、回返者、难民和收容社区问题国家解决战略最后确定后，持久解决方案应可随即开始执行。

F. 保护平民

1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保护平民问题的关切程度依然很高。今年早些时候，在西达尔富尔、北达尔富尔和南达尔富尔，由于不安全局势以及武装民兵在市场和其他公共地区、村庄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社区肆无忌惮的骚扰、恐吓和暴力行为，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更为严重的犯罪活动、不安全局势和族群间暴力，这些有害因素综合在一起，加剧了达尔富尔的保护问题。

126. 2020 年 6 月，过渡政府宣布了《保护平民国家计划》，并强调政府决心执行该计划，充分承担保护公民的责任。虽说为应对达尔富尔不同地区冲突激增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部署和平盾牌部队，但专家小组评估认为，大多数对策都缓慢不及时。

127. 苏丹政府预测和应对暴力爆发的能力受到广泛批评。与以前在朱奈纳发生事件时的情况一样，尽管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附近驻有国家安全人员，但当局未能在冲突期间迅速干预。4 月 8 日，州长对新闻界发表讲话，毫不含糊地批评政府的反应，他指出，“没有军队前往西达尔富尔，而那里的部队无法击退任何攻击”。在 4 月 29 日这一周，政府部署了一支由苏丹武装部队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组成的 2 000 人队伍，而此前数周的战斗和大规模暴力导致人员伤亡、肆意破坏和抢劫，数千人二次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涌入邻国乍得。⁵⁷ 5 月 3 日，朱奈纳受害者委员会指出，苏丹正规部队无力保护平民，并指责正规部队一些成员参与了袭击。⁵⁸

128. 苏丹政府对改善安全显示出一些决心，例如对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启动的社区警务方案的决心，包括在卡尔马和扎姆扎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启动方案，一些社区称赞这些方案是解决小冲突的可行方案，但平民保护问题仍然存在重大关切。

129. 据苏丹政府的信息，正在实施培训方案，女性团队将参与旨在保护妇女的活动，包括处理性暴力问题。专家小组试图向苏丹政府代表确认这些举措的现况，但没有结果。

130. 苏丹政府关于达尔富尔的政策和举措没有取得进展，包括在充分和有效落实《朱巴和平协议》规定的安全安排方面。武器和弹药的存在(和使用)不断增加，加剧了犯罪活动和与安全有关的事件。现有的安全措施主要属被动反应性质，武装阿拉伯民兵及其支持者继续袭击、掠夺、杀害、强迫个人失踪和强奸平民。

131. 虽说达尔富尔周围有已知的热点，也有高度警示的安全情报，但似乎未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农季期间的冲突。例如，据媒体消息来源称，在北达尔富尔，扎

⁵⁷ 见 <https://reliefweb.int/report/sudan/sudan-conflict-flash-update-18-west-darfur-29-april-2021> enar。

⁵⁸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west-darfur-victims-committee-calls-on-sudan-govt-and-un-to-protect-civilians。

姆扎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农民 7 月底前往考勒基的农田工作，但遭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部落的暴力抵抗。据报，部署的安全部队无法将民兵赶出村庄，随后发生了几次暴力袭击。⁵⁹ 受害者遭到民兵的殴打和枪击后逃离，民兵还撕毁了他们的帐篷。这些事件导致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被杀害和二次流离失所，并导致抢劫活动。五个孩子与家人失散。据报发生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⁶⁰

132. 州安全委员会组建了一支包括签署方武装团体在内的联合部队，以确保农业地区的安全，在考勒基地区提供安全和保护平民。该部队包括苏丹武装部队、苏丹警察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预备队及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和该联盟一支后备部队，在不同场合两次遭到一个身份不明武装团体的伏击，造成联合部队中 7 人死亡，多人受伤。⁶¹ 上述事件清楚表明，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脆弱，武装团体有能力发动复合式袭击，包括对政府部队的袭击。

133. 有报告称，政府最初派去控制考勒基局势的安全部队在联合部队遭到袭击后撤出，8 月 9 日，法希尔数十人在北达尔富尔州长官邸外抗议，呼吁保护农民。此外，达尔富尔各地的社区批评苏丹当局未能落实《朱巴和平协议》规定的安全安排，声称迅速有效地予以落实将有助于遏制暴力和其他与安全有关的事件。8 月，在考勒基发生致命袭击后举行的一次调解会议上，正义运动政治秘书兼安全安排联合高级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苏莱曼·桑达尔中将指出，“最近的袭击突出表明，需要落实安全安排，在达尔富尔组建一支联合部队”。⁶²

134. 面对全副武装的团体，民警没有能力或资源来执法和维持治安。缺乏问责使得民兵和其他施害者胆大妄为。2021 年 5 月 14 日，身份不明的毒贩在南达尔富尔尼亚拉拉多姆地区松沟的交火中打死 14 名警察，打伤 11 人。⁶³ 安全事件有所增加，而制定的政策和条例，如解除平民武装、禁止在某些地区使用摩托车和携带武器，却被公然忽视而没有任何反响。

135. 8 月 5 日，国防部长亚辛·易卜拉欣少将在新闻谈话中对军队侵犯安全以及正规部队、安全机构和武装运动日益利用军装犯罪的现象表示关切。12 月初，喀土穆的安全安排联合高级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联合工作队，以遏制达尔富尔日益严重的暴力。

⁵⁹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violence-continues-as-occupying-militants-refuse-to-leave-north-darfur-farms。

⁶⁰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armed-men-attack-seven-villages-in-north-darfur-s-tawila。

⁶¹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north-darfur-violence-rebels-ambushed-high-level-delegation-arrives-in-el-fasher。

⁶²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darfur-displaced-we-are-willing-to-return-if-security-and-protection-are-in-place。

⁶³ 见 www.darfur24.com/en/2021/05/14/over-10-policemen-killed-in-shootout-with-drug-traffickers-in-south-darfur/。

G. 正义和问责

136.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一直是一些达尔富尔人的号角之声。实施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有效问责进程，以加强社会凝聚力及和平共处，促进对话以实现和解与持久和平，这一必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除问责措施外，还需要以受害者为关注重点的赔偿。

137. 2019 年 12 月 29 日至 31 日西达尔富尔克林丁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发生大屠杀之后，要求对这些致命袭击进行调查的呼吁仍在继续。⁶⁴ 2020 年 1 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克林丁营地袭击事件，33 名被控施害者被国家检察官移交审判。2021 年 12 月在朱奈纳再次爆发袭击，令人想起此前的事件。同样，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力和强奸行为往往未予以及时调查。

138. 苏丹政府未能调查任何类别或严重程度的暴力事件的爆发，未能追究施害者的责任，这使得其他人更加胆大妄为而不受惩罚。应毫不拖延地执行《协议》中关于正义和问责的规定。

八. 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139. 专家小组继续监测会员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d)和(e)段规定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措施的情况，并致函相关会员国，要求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信息。

A. 苏丹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执行情况

140. 苏丹政府过去未曾向专家小组提交关于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前些年，专家小组要求苏丹政府提供资产冻结措施执行情况最新资料。但苏丹政府未作出回复。两名被指认人员，即加法尔·穆罕默德·哈桑(固定编号：SDi.001)和穆萨·希拉勒·阿卜杜拉·纳西姆(固定编号：SDi.002)均在苏丹。穆萨·希拉勒在 2021 年 3 月获释前被苏丹政府拘留了三年多。

141. 穆萨·希拉勒于 2021 年 4 月最后一周作为苏丹政府官方代表团一名成员前往乍得，对前总统伊德里斯·代比的逝世表示哀悼。希拉勒前往乍得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d)段规定的旅行禁令规定。专家小组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致函苏丹政府，请其就这一违反旅行禁令的行为作出回复。信中还请苏丹政府向专家小组通报为查明和冻结希拉勒的资产而采取的步骤。目前仍在等待苏丹的回复。

142. 专家小组在上次报告中指出，2016 年，穆萨·希拉勒以 2 700 万苏丹镑的价格出售了他在喀土穆的一处房产，他在 2017 年被捕时随身携带了这笔钱的一部分，政府实体知道这笔钱的存在。⁶⁵ 在与专家小组会晤时，穆萨·希拉勒承认已出售房产，他被政府部队逮捕时有一部分钱在他身上。穆萨·希拉勒表示，这

⁶⁴ 见 www.ecoi.net/en/document/2023991.html。

⁶⁵ S/2021/40，第 137 段。

笔钱已被政府部队没收。除了钱，逮捕方还控制了属于穆萨·希拉勒及其家人的贵重艺术品、礼品、传家宝和动物资产。苏丹政府未向委员会或专家小组报告这一实情。这一行为有违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e)段概述的资产冻结措施。

143. 加法尔·穆罕默德·哈桑是一名退休军官，据报，他将房子部分出租而收取租金。苏丹政府并未就此租金而要求、也未获得委员会准予资产冻结豁免。

144. 苏丹政府似乎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来执行第 1591(2005)号决议规定的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规定。专家小组于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请乍得政府审查与穆萨·希拉勒和贾布里勒·阿卜杜勒卡里姆·易卜拉欣·马毓(固定编号: SDi 004) 2011-2014 年期间访问乍得有关的可能违反旅行禁令的某些情况。未收到任何回复。

145. 鉴于希拉勒 2021 年 4 月前往乍得这一新信息，专家小组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致函乍得政府，请其确认上述旅行及其细节。未收到任何回复。

B. 要求提供关于两名被列名人员的补充资料

146. 应苏丹政府关于将相关被列名人员除名的请求，委员会责成专家小组提供关于加法尔·穆罕默德·哈桑(固定编号: SDi.001)和贾布里勒·阿卜杜勒卡里姆·易卜拉欣·马毓(固定编号: SDi.004)的最新信息。专家小组向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贾布里勒·阿卜杜勒卡里姆·易卜拉欣·马毓和加法尔·穆罕默德·哈桑的最新信息。

147. 苏丹政府协助专家小组于 2021 年 10 月 4 日与加法尔·穆罕默德·哈桑会晤。会晤是在有利、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加法尔·穆罕默德·哈桑给予了合作，以开放姿态回答了问题，包括关于其资产、旅行和财务、个人和家庭等方面问题。他谈到在达尔富尔服兵役和提前退役的情况，并表示，自退役以来，他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或军事活动。他声称，据以对他进行制裁的指控没有反映出对行动指挥或实地局势的正确理解，他也未得到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机会。据他所说，2006 年将他列名并对他实施制裁，持续至 2021 年，尽管他已于 2010 年退休，这极不公平，剥夺了他的基本人权。他声称，他被列名，加上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了痛苦和困难，使他无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148. 穆萨·希拉勒 2021 年 7 月和 10 月在喀土穆与专家小组会晤时，询问对他实施的制裁措施以及申请旅行禁令豁免的程序，理由是他因医疗原因需要出国旅行。他表示，多年来，他一直反对喀土穆政府，与其他运动一起致力于和平、和解与民主。除了医疗原因外，他还需要前往乍得和尼日尔“会见他的人民，实现和解与和平”。他认为，长时间制裁剥夺了他的人权。

九. 达尔富尔各个武装团体的资金筹措

149. 《朱巴和平协议》虽已签署，但利比亚仍是《协议》签署方团体的主要资金来源。大多数达尔富尔武装团体都在利比亚驻有力量，并获利于该国内战和缺

乏政府控制所带来的机会。苏解/瓦希德派是在达尔富尔拥有地盘的唯一一个达尔富尔武装反叛团体，继续控制着杰贝勒迈拉的金矿。

A. 在达尔富尔的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

150. 苏解/瓦希德派继续在其控制的杰贝勒迈拉地区开采金矿获利。它控制了杰贝勒迈拉东南部的托罗耶(Torroye)金矿，并对在那里经营的矿工和小公司征税。⁶⁶ 围绕该金矿收入分享问题的争端是苏解/瓦希德派各个派别之间内部冲突的原因之一。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解/瓦希德派各个团体之间在矿场附近发生了一些冲突，导致采矿活动暂停。据报，近几个月来，这些矿山的产量和生产力有所下降。

151. 此外，苏解/瓦希德派正在加尔杜特(南达尔富尔)以西达纳亚附近开采一个金矿。据一些消息来源称，苏解/瓦希德派与一些阿拉伯民兵(来自萨阿达和霍提亚部落)达成了联合管理该矿的协议，而且苏解/瓦希德派削减了日产量。苏解/瓦希德派与当地阿拉伯团体发生冲突，导致采矿活动暂停。

B. 《朱巴和平协议》签署方团体

152. 《朱巴和平协议》签署后，各个武装运动试图寻找各自在苏丹的新政治活动的资金来源。苏解/米纳维派获得了达尔富尔地区行政长官(明尼·米纳维)和国家内阁矿业部长(苏解/米纳维派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希尔“Abounomo”)的职位，便于利用达尔富尔今后的采矿项目。专家小组了解到，苏解/米纳维派领导人在过去几个月与几家外国采矿公司进行了接触。

153. 6月至7月期间在喀土穆与专家小组会晤时，各个运动的若干官员指出，6月下旬，签署《协议》的五个运动(苏解/米纳维派、苏丹解放力量联盟、正义运动、苏解/过渡委员会和苏丹联盟)各自从财政部得到100万美元，用于在苏丹的支出。

C. 在南苏丹的武装团体

154. 苏解/瓦希德派在副主席阿卜杜拉·哈兰带领下继续开展商业活动，主要是农业和运输。⁶⁷ 新动态是阿卜杜勒·瓦希德在南苏丹与苏丹和南苏丹的各个对话者进行和平谈判。除了南苏丹政府对和平谈判的官方支持和阿卜杜拉·哈兰的商业活动外，阿卜杜勒·瓦希德还得到了在南苏丹拥有广泛商业利益的苏丹商人Ashraf Seed Ahmad Al-Cardinal的支持。

155. 专家小组此前曾报告了阿卜杜勒·瓦希德与南苏丹一个商业实体之间的协定备忘录。⁶⁸ 该南苏丹商业实体向苏解/瓦希德派提供了价值341万美元的设备、材料和经费，但未得到付款。对阿卜杜勒·瓦希德提起了追讨未付款项的诉讼，其中包括本金和迟付款附加费。阿卜杜勒·瓦希德3月抵达南苏丹后，该商业实

⁶⁶ S/2021/40，第142-148段。

⁶⁷ S/2020/36，第161-166段。

⁶⁸ S/2020/36，第167段和附件9。

体再次试图追回这笔款项，并争取南苏丹政府高级官员的帮助，敦促阿卜杜勒·瓦希德结清未缴款项。专家小组继续就此展开调查。

D. 在利比亚的武装团体

1. 雇佣军活动

15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大多数达尔富尔武装团体继续在利比亚服务于利比亚国民军，提供地区安保及驻守检查站。对此的回报是五个主要运动(苏解/米纳维派、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苏解/过渡委员会、苏解/瓦希德派和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得到了款项和后勤支助。这些运动的一些消息来源称，这些资金和支助是在各个运动的军事指挥官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利比亚代表的会晤中商讨决定；这些款项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供，经由利比亚国民军转给各个运动，利比亚国民军从中抽成。据报，有时会出现分歧：利比亚国民军认为，这些运动虚报作战人员人数，以获得更多款额，而这些运动则认为，利比亚国民军的抽成比例太高。近几个月，利比亚局势相对平静，而且已宣布举行选举，因此，各个签署方达尔富尔武装团体面临着离开利比亚的压力。给各个达尔富尔团体的款项已经减少。

157. 较小的团体，诸如班达和杰贝勒·穆恩领导的团体，与利比亚国民军高层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没有直接关系。因此，要获得报酬，他们必须在更大的团体旗下开展活动，据专家小组约谈的一些领导人所述，这种令人不舒服的制度导致他们所得款项较少、更不稳定。目前，这些团体在利比亚努力维系，通过出售汽车和设备来养活自己。

158. 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运动的领导人从雇佣军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例如，据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的消息来源称，4月，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驻扎在利比亚的主要指挥官穆罕默德·巴希特“Doydoy”给穆萨·希拉勒送去约2 000万苏丹镑(约50 000美元)。

2. 犯罪活动

159. 各个达尔富尔武装团体的一些成员还与地方犯罪团体合伙，参与走私军火、毒品和汽车，以及为偷运移民者提供保护和通道。一些达尔富尔和乍得反叛团体的消息来源提到，乔洛伊领导的正义运动一些成员过去几个月在利比亚南部参与了此类偷运行动。由于利比亚团体的支持减少，这些武装团体中有更多团体转向犯罪活动以维系自身。

160. 苏丹政府认为，向苏丹走私车辆，主要是来自利比亚或经由利比亚的车辆，与犯罪活动有关。当局一再禁止使用这种没有牌照的车辆(所谓的“博科圣地汽车”)及摩托车。专家小组可以看到，这种汽车在达尔富尔很常见。

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缉获黄金

161. 专家小组获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局缉获了与一个达尔富尔运动有关联的黄金。专家小组于11月7日在迪拜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局会晤期间以及随后于2021年11月12日通过信函，要求提供有关这次缉获的详情和更多信息。编写本报告之时，尚未收到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供的上述信息和回复。

十. 建议

162.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

(a) 敦促各个运动从外国撤回所有部队。如果它们不这么做，因而继续对区域稳定构成威胁，委员会应考虑将这些个人或实体列入制裁名单；

(b) 敦促利比亚交战各派和支持它们的实体停止与各个达尔富尔武装团体接触、停止提供支持，并协助和支持这些武装团体撤出利比亚、返回达尔富尔；

(c) 敦促苏丹政府协助在达尔富尔组建联合安全部队，其中包括各个武装运动的部队；

(d) 敦促苏丹政府设立达尔富尔地区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在达尔富尔五个州设立分支机构，并为该委员会提供能力和资源，使其能够实施《朱巴和平协议》设想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活动；

(e) 敦促《协议》签署方团体停止招募作战人员，提供部队人员总名单，包括姓名、军衔和档案，以推动和促进捐助方的信任和支持，支持《协议》设想的整编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

(f) 敦促苏丹政府加强和支持已设立的永久停火委员会，为其配备人员，提供能力和资金以使委员会继续运作和执行任务，确保监测和加强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

(g) 请苏丹政府设立一个机制，负责协助、管理和提交关于各个签署方运动按照《协议》有关返回达尔富尔的规定将武器和弹药带回达尔富尔的军火禁运豁免请求；

(h) 认识到，达尔富尔的安全危机以及不遵循《协议》规定的作战人员回返对区域稳定构成直接威胁，鼓励苏丹和邻国加强联合安全部队，以控制跨境军火交易，防止恐怖主义活动在区域内蔓延风险。

163.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

(a) 在与苏丹有关的安理会决议中呼吁会员国紧急支持完全按照《朱巴和平协议》执行该协议；

(b) 敦促苏丹和邻国执行对被指认人员的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规定；

(c) 敦促苏丹政府采取措施，维护法律和秩序，加强法治，包括为此提供充足资源，加强执法和司法人员的能力，以支持他们；

(d) 敦促苏丹政府采取具体步骤，调查关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侵犯践踏人权以及暴力行为和犯罪活动的指控。必须在主管法院追究所有被认定负有责任者的责任；

(e) 鼓励对那些被发现支持武装团体或民兵或是加入或煽动族群间冲突的安全部队或签署方武装运动进行调查。

Annex 1 – Mandate

On 11 February 2021 the Security Council recalled its previous resolutions concerning Sudan, in particular 1591 (2005), 1651 (2005), 1665 (2006), 1672 (2006), 1713 (2006), 1779 (2007), 1841 (2008), 1891 (2009), 1945 (2010), 1982 (2011), 2035 (2012), 2091 (2013), 2138 (2014), 2200 (2015), 2265 (2016), 2340 (2017), 2400 (2018), 2455 (2019), and 2508 (2020), and its Presidential Statement of 11 December 2018 (S/PRST/2018/19).

In paragraph 1 of resolution 2562 (2021),

the Security Council recalled the measures imposed by paragraphs 7 and 8 of resolution 1556 (2004), as modified by paragraph 7 of resolution 1591 (2005), and paragraph 4 of resolution 2035 (2012), and the listing criteria and measures imposed by subparagraphs (c), (d) and (e) of paragraph 3 of resolution 1591 (2005), as modified by paragraph 3 of resolution 2035 (2012), and

reaffirms the provisions of subparagraph (f), (g) of paragraph 3 of resolution 1591 (2005), paragraph 9 of resolution 1556 (2004), and paragraph 4 of resolution 2035 (2012).

In paragraph 2 of resolution 2562 (2021) ,

the Council further extends the mandate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until 12 March 2022 originally appoin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591 (2005) and previously extended by resolutions 1779 (2007), 1841 (2008), 1945 (2010), 2035 (2012), 2138 (2014), 2200 (2015), 2265 (2016), 2340 (2017), and 2400 (2018), *reaffirms* the mandate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as established in resolutions 1591 (2005), 1779 (2007), 1841 (2008), 1945 (2010), 2035 (2012), 2138 (2014), 2200 (2015), 2265 (2016), 2340 (2017), 2400 (2018), 2455 (2019), and 2508 (2020), and

requests the Panel of Experts to provide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591 (2005) concerning the Sudan (hereafter “the Committee”) with an interim report on its activities no later than 12 August 2021, and provide to the Council, after discussion with the Committee, a final report by 13 January 2022 with it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and

further requests the Panel of Experts to provide updates every three months to the Committee regarding its activities, including Panel trave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aragraph 10 of resolution 1945 (2010), and

expresses its intention to review the mandate and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regarding the further extension of the mandate no later than 12 February 2022.

In paragraph 3 of resolution 2562 (2021) the Council recalls paragraph 3(a) (v)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91 (2005) and

requests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to submit requests for the Committee's consideration and, where appropriate, prior approval for the movement of military equipment and supplies into the Darfur region,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uba Peace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7 of resolution 1591 (2005), as clarified and updated in paragraph 8 of resolution 1945 (2010) and paragraph 4 of resolution 2035 (2012);

In paragraph 4 of resolution 2562 (2021) Council requested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close consult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signatories of the Juba Peace Agreement, UNITAMS, and the Panel of Experts, to conduct a review of the situation in Darfur, including threats to stability, implementation of the Juba Peace Agreement and the National Plan for Civilian Protection, measures to tackle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including progress on the weapons collection program,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measures on Darfur as recalled in paragraph 1 of this resolution.

The council further requested the Secretary General, in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the Panel of Experts an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to provide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by 31 July 2021, a report containing recommendations for clear and well identified key benchmarks that could serve in guiding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review the measures on Darfur as recalled in paragraph 1 of resolution 2562 (2021).

Annex 2 – Terminology

The Panel has retained terms such as “tribe”, “Janjawid”, “settlers”, “nomads” and personal and place names as provided by the various sources. Such usage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Experts.

The Panel defines “militias” as armed groups operating independently and without any official Governmental status.

Annex 3 – The Security-keeping Force in Darfur

The security keeping force in Darfur, to be formed by joint forces of the GoS and the signatory movements, was a key creation of the JPA, aimed at protecting civilians and compensating for the exit of UNAMID. To date, it was not established yet. Ad hoc efforts were initiated by the SAF and some JPA signatory armed groups but no joint coordinated activities. The GoS deployed a group of 6 000 members to Darfur in contribu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representation in the force; this included 3000 Police, 1500 SAF, 1450 RSF and 50 GIS.

On 17 July 2021, a convoy with 800 fully armed soldiers arrived at a gathering point in El Fasher, marking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security keeping force of SLA/MM. Minawi said that it was agreed that the Darfur track movements would jointly provide 8,000 soldiers to protect civilians in Darfur in lin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JPA. These fighters will receive training in El Fasher and Nyala before their integration in the force.

Annex 4 – Security Arrangements Committees

On 5 July, the Chairman of the Sovereign Council, General Abdel Fattah Al-Burhan, issued a decree to form the Joint High Military Committee for Security Arrangements (JHMCSA) and Ceasefire Committee in the Darfur region.

The JHMCSA would supervise, monitor, and verif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including the assembly sites for the combatants of the groups that signed the Juba Peace Agreement including the DDR programmes which will last for 39 months. The decree established a six-month rotating chairmanship of the joint body that oversee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Sudanese army would assume chairmanship during the first term.

The Ceasefire Monitoring Committees will be headed by state committees in the five states of Darfur.

The members of the JHMCSA and Ceasefire Committee are as follow: Lieutenant-General Suleiman Sandal Haggar (JEM), Lt Genl. Juma Mohamed Hagar (SLA/MM), Taher Adam Hammad (JEM), Lt Genl. Saeed Yousef Mahel (Sudanese Alliance), Ahmed Yahia Gido (SLA/TC), Salah Ibrahim Al-Taher Noreen (GSLF), Commissioner of the DDR, Commissioner for Humanitarian Affairs, South Sudan Mediation representative, Chad Representative, AU, UN.

Annex 5 – Musa Hilal (SDi.002)

Musa Hilal's release was the outcome of a personal deal between him and Hemetti, in the context of an initiative the Rezeigat tribal reconciliation (Hilal is from Rezeigat Mahamid clan, while Hemetti is from Rezeigat Mahariya clan). Musa Hilal shared with the Panel his skepticism about future relations with Hemetti.

According to SRAC sources, Hilal tri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ngoing tensions between SAF and RSF to propose his support to SAF against Hemetti. In private consultations in June, he discussed with General Al-Burhan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ng some of his armed supporters in SAF. However, the recent rapprochement between Burhan and Hemetti shut the door on Hilal, at least temporarily.

Currently Musa Hilal is politically weak and continued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and relevance in the reg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 Following his arrest, his Border Guards paramilitary unit had been disbanded (some joined the RSF, some left for Libya, and some others just vanished), and he therefore does not have his own, organized military force in Darfur as before. His finances were depleted, as he did not have access to government funding anymore and lost control over the Jebel Amir gold mine. He is now depended on "pocket money" given by Hemetti and revenues sent by SRAC fighters from Libya, not enough to entertain a large clientele. His grip over his Mahamid community also loosened, as other local Mahamid leaders now cultivated their own support base. So has his control over SRAC forces in Libya, which were reluctant to continue sharing their revenues from the Libya war with him and have broken out in several rival factions.

One of the two cases against Musa Hilal (killing of police officers) was settled through a traditional compensation to the victims' families (diya – blood money). The second case (killing of RSF elements during his arrest in Misteriha, North Darfur) was not resolved. In a meeting with the Panel in Khartoum in July 2021, Hemetti made it clear that he could bring this case back to the court.

Annex 6 – Third Front / Tamazuj - origin and activities

1. The origins of this new group are elusive. The Chairman of the group, Mohamed Ali Kurashi, a Rezeigat from Abu Matariq (East Darfur), claimed to the Panel that it originated in 2006 and was one of three SPLM/N fronts (Blue Nile, Jebel Nuba and Raja in South Sudan). However, leaders of both SPLM/N factions, Abdelaziz Al Hilu and Malik Agar, said to the Panel that they did not know Kurashi and his colleagues, and alleged that they were connected to the security services of the former Sudanese regime.

2. It seems from various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the Panel that several Third Front / Tamazuj leaders, mostly from Arab tribes of Kordofan and East Darfur such as Misseriya and Rezeigat, had joined 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PLA) in the eighties, falling at the tim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iek Machar.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PA) between the GoS and the SPLA in 2005, many of those elements joined the People's Defence Forces (PDF), a GoS paramilitary unit, providing protection to their nomadic communities moving across the border areas between Sudan and South Sudan with their cattle. When the civil war in South Sudan broke out in 2013, some of them supported Riek Machar's SPLA-In Opposition against the South Sudanese government.

3. After the Juba peace process began, several of these leaders approached Machar, now South Sudan's first Vice-president, to obtain a seat at the negotiations. Machar convinced Hemetti to let them join the peace process; after SPLM/N Agar refuse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its Two Areas track,¹ they were added to the Darfur Track, under the name "Third Front / Tamazuj". After signing the JPA, the movement quickly expanded and rose to prominence. It opened offices across Sudan and engaged in a large-scale recruitment drive, targeting in Darfur mostly amongst disaffected Arab militiamen². The movement was very active, claiming to control various areas on behalf of the GoS, displaying many vehicles and weapons.

4. Rapidly, it split into several factions. One of the main ones, known as "Gelhak" and led by a former SLA/MM member, Ahmed Yahia "Karbino", and Mohamed Ismail "Zero", a Tama from Gezira state, claimed to control the border with CAR around Am Dafok. The various factions competed for visibility, local control, and recruitment, and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Third Front / Tamazuj elements were accused by the GoS authorities of various crimes (armed burglaries, selling of ranks, carjacking etc.) and of contributing to rising insecurity in Khartoum and other areas. In West Darfur, Masalit leaders accused the local Tamazuj forces, led by commander Ahmed Guja, of supporting Arabs in the fighting against Masalit. In a meeting with the Panel in July, Kurashi acknowledged these illegal activities, but claimed they were perpetrated by factions contesting his leadership, upon which he had no control.

5. Third Front / Tamazuj's wrongdoings created concern amongst the GoS authorities. On 18 June, Hemetti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a joint force between the GoS, and the movements aimed at cracking down on insecurity in Khartoum and main cities.³ SAF officers and Darfurian commanders interviewed by the Panel explained that this force was formed primarily to stop Tamazuj's illegal activities.

¹ Panel's interview with Malik Agar, Khartoum, July 2021.

² For instance, the Governor of Central Darfur, Adeeb Yusif, mentioned to the Panel that, in his state, the movement was recruiting amongst former Musa Hilal's Border Guards.

³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new-joint-force-crack-down-insecurity-sudan-2021-06-18/>.

6. Several interlocutors, amongst armed groups but also in GoS, were very suspicious of the sudden rise of Third Front / Tamazuj and strongly believed that some GoS organs, SAF's department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particular, were supporting and instrumentalizing this group to undermine the JPA signatory groups and Hemetti. In meetings with the Panel, SAF leaders denied any link with the group, and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towards its illegal activities. Since 25 October the activities of Third Front/Tamazuj apparently diminished. A faction of the movement continued to issue declaration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supporting the GoS.

Annex 7 – Non-signatory Darfurian armed groups in Libya

1. SLA/AW had a force of between 100 and 150 vehicles, in Jufrah and several localities in the south, led by Military Chief of Staff "Karjakola". Musa Hilal's SRAC comprised about 110 vehicles. In April, it split into two factions over money issues - one faction led by Secretary General Mohamed Bakhit Ajab al-Dor "Doydoy" had forces in Sirte area while the other one, led by General Commander Ahmed Samah Daud, was based in Jufrah. Later, other commanders left to form their own faction, such as Military Chief of Staff Abdallah Hussein Adam, and the group was now scattered in five or six factions of 15-20 vehicles each. Both SLA/AW and SRAC continued to recruit and train new fighters, as illustrated by videos of graduation ceremonies in Libya released by the groups in April and seen by the Panel.

2. Abdallah Banda's Assembly of JEM Forces, comprising a few dozens of vehicles,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Libya on the LNA's side, mostly in Jufrah, under SLA/MM's umbrella. While Banda was reluctant to join the peace process because of his problem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is main commanders such as his deputy Bichara Adam Ali and UN-sanctioned individual Gibril Mayu "Tek" were interested in returning to Sudan and entering negotiations with the GoS, according to the Panel's discussions with cadres of the movement. Dozens of Banda's elements returned to Sudan as part of SLA/MM forces to join the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re.

3. Several smaller movements with 10-25 cars each, such as New JEM and groups led by Abbas Aseel Jebel Mun, Yassin Osman and Zekeria Alduch,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Libya alongside the LNA, under the umbrella of bigger groups.

Annex 8 – Dynamics of the Protracted Conflict in El Geneina, West Darfur

1. After outbursts of violence in December 2020 and January 2021, new clashes broke out in El Geneina in April 2021. According to the Masalit interlocutors, the attack aimed at the Masalit or all the black population such as Borgo, a well-established immigrant community from Wadai in neighbouring Chad. The perpetrators were defined as Janjawid, Arab militias, RSF, SLA/MM, JEM, Tamazuj, coming from outside the city and from outside Sudan.¹ On 9 April 2021 at a press-conference in Khartoum the then-Governor of West Darfur spoke about “cross-border militias” from Chad and Libya joining local militias from North Darfur, South Darfur, and Wadi Salih (Central Darfur), but rejected accusations against RSF. The Governor stressed that the security committee in West Darfur had no funds and no new vehicles to maintain security and stop the fighting. He complained about lack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inistries of Interior and Defense,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reinforcement, and asked the UN for help with border control. Other sources, mostly from Arab communities, blamed non-signatory movements and Masalit militias from the IDP camps for an attack on the Arabs in Jebel neighbourhood, and accused the Governor of “racism”.

2. Some aspects of the April conflict remained unclear. The new Governor of West Darfur Khamis Abdallah Abakar in July told the Panel that the attackers went to the Jebel neighbourhood, because “they cannot reach Abu Zar unless through Jebel”.² It was unclear why Abu Zar IDP camp was the objective of the attack, and who were the attackers; Mansour Arbab's New JEM and SPLM-N (al-Hilu faction) denied their involvement. The new Governor said that both sides of the conflict lost lives. According to various estimates, there were more than 300 killed and wounded; people from Jebel moved to government offices, schools, and mosques

3. On 28 May 2021 the Sultan of Dar al-Masalit Saad Abdul Rahman Bahr al-din accused GIS and “awlad NISS” (“NISS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criminal “Colombia” group (“various tribes based in Abu Zar”) of instigating the conflict. According to the Sultan, “Abdulaziz al-Hilu wants to impose his people, and Mansour Arbab also wants to impose his people, as well as Dr. Alraya” (Alraya is a former SLA/MM deputy-chairman from Masalit), while non-IDPs were speaking on behalf of the IDPs.³ Some of the Panel's interlocutors saw the conflict as derived from land issues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Masalit and Arab groups; other sources spoke of a conflict amongst Masalit supporters and adversaries of the former Governor.

4. One feature of the conflict was the presence of openly separatist Masalit propaganda. This position probably echoed the position of SPLM/N (al-Hilu faction), which advocated the right of Jebel Nuba to self-determination. According to some Masalit activists, 65-7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in West Darfur support al-Hilu, thanks to his Masalit origins.

5. After the events, the security forces divided El Geneina into sections and ordered to dig a trench surrounding the city, with gates controlled by joint forces (SAF, RSF, GIS and signatory movement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rench was to identify those who came through the corridors. The same method was earlier used in El Fasher. GoS also decided to appoint a special prosecutor to combat incitement to violence and spread of hate speech in West Darfur.⁴ The new Governor sent new judges to El Geneina to enhance rule of law in the city.

¹ Panel's meeting, 2 July 2021.

² Panel's meeting, 3 July 2021.

³ <https://shnnonews.com>, 28 May 2021.

⁴ <http://www.alrakoba.net/31551645>, 14 April 2021.

6. The conflict in El Geneina and other border areas of West Darfur will represent a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throughout in both Sudan and Chad. In May-December there were outbreaks of violence in the border localities, including Foro Baranga, Sirba and Jebel Moon.
7. Since May 2021, the situation inside El Geneina remained stable, but tense. The state authorities made efforts to control the IDP camps and strengthen support for their protection, interacting with armed movements and youth organizations.

Annex 9 – A Local Peace Agreement, West Darfur

Below, the non-aggression document by the components of the Misterei region. This model is being used as a mechanism, already introduced in Jebel Moon, for local conflict-dispute resolu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Misterei, Beida locality, 15 December 2021.

Draft Agreement

“We, the undersigned, representing the social components in the Misterei area in West Darfur state, pledge, to abide and obligate all our parties not to attack. We pledge to open markets and roads and abide by this. In the event of any breach of this commitment, any party will be legally responsible”

(Then follows the list of signatories, with the names of the Sultan Saad Abd al-Rahman Bahr al-Din, Colonel Musa Hamid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four armed movements, Mustafa al-Jamil, Badr Ishaq Ushar, Tijani al-Tahir Karshum, Muhammad Adam Yah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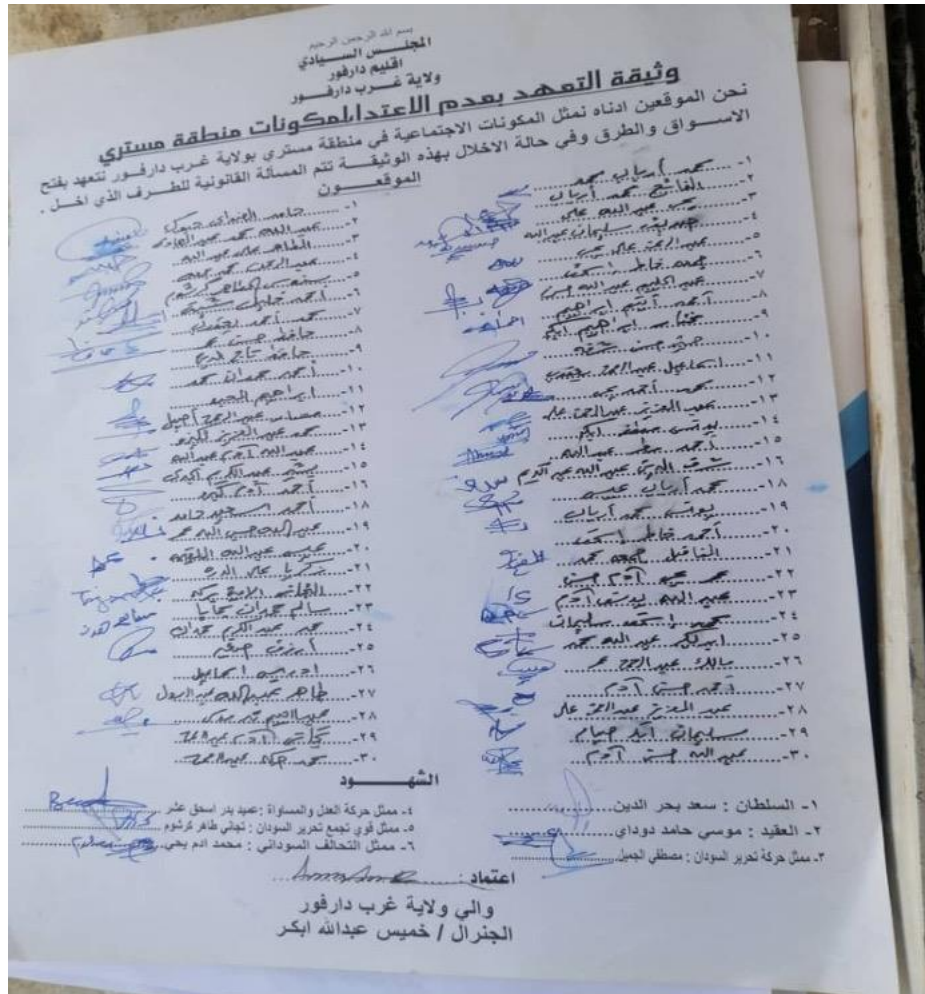


Signed agreement:

In the Name of God, the Most Gracious, the Most Merciful
The Sovereign Council
The Darfur region
West Darfur State

We, the undersigned, representing the social components in the Misterei area in West Darfur state, pledge to open markets and roads, and in the event of a breach of this document, the party which violated it will be legally responsible.

(Then follow thirty signatures from each side; witnessed by the Sultan Bahr al-Din, Colonel Musa Hamid Duda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JEM, GSLF, Sudanese Alliance and SLA/MM; approved by the Governor of West Darfur General Khamis Abdallah Abkar).



Source: <https://www.assayha.net/86777/>;

<https://twitter.com/tobyharward/status/1471237538719350788/photo/1>

Annex 10 – Developments in Libya Peace Process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bya peace process directly affected both the Sudanese and Darfuri JPA signatory and non-signatory armed groups present in Libya. On 8 October, the Libya Joint Military Commission (JMC), facilitated by UNSMIL, signed a comprehensive Libyan Action Plan in Geneva. The Action Plan intends to develop an implementation module and mechanism for the gradual, balanced, and sequenced process of departure of all mercenaries, foreign fighters, and foreign forces, through consultation and negotiation with Libya's neighbour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is agreement was the result of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for Libya that was adopted on 23 October 2020.

Sudanese and Darfuri armed groups will be withdrawn from Libya in two phases. In the first phase all the JPA signatory armed groups will be withdrawn and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non-signatory armed groups. In the light of absence of support from the GoS, the second group would be more complicated. However, the slow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urity arrangements provided for in the JPA do not provide substantial incentives to both groups to establish motivation to return to the Sudan or Darfur. The Libyan Action Plan also sets out initial principles, including that Libyan Authorities and foreign Countries must freeze entry of new mercenaries and foreign fighters or any armed groups to the Libyan territory once withdrawal of foreign fighters begins.

Building on the Cairo Declaration of June 2021, hosted by the Egypt from 29 October to 1 November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Special Envoy, Mr. Jan Kubis, the 5 + 5 Joint Military Commission (JMC) met in Cairo where they agreed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Chad, Niger, and Sudan on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on Plan for the gradual, balanced, and sequenced process of withdrawing mercenaries and foreign fighters from Libyan territory. Sudan, Chad, and Niger “expressed their full readiness for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that would ensure the exit of all fighters belonging to their countries, with all their classifications, from the Libyan lands, ensuring that these countries receive their citizens and coordinating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return again to Libyan lands and that none of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re destabilized”.¹ With UNSMIL facilitation and in alignment with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of 23 October 2020, respectiv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2570 and 2571 (2021) on Libya, and the outcomes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 the mechanism should enable the first steps of the withdrawal process that will take into full account the needs and concerns of Libya and its neighbours.

On the 11 Novembe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ibya Arab Armed Forces (LAAF) of Khalifa Haftar East based forces announced that a “first group of 300 mercenaries and foreign fighters are to be repatriated” at the request of France.²

It stated further that the withdrawal of the 300 mercenaries and fighters would be a “unilateral” gesture, adding that they expect nothing in return from the government in Tripoli.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 nationalities and destination of return of the 300 mercenaries and foreign fighters was not revealed, and actual withdrawal could not be confirmed.

On 12 November 2021, the Presid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the Federal Chancellor of Germany, the President of the Ital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im

¹ 5+5 اللجنة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شتركة 5+5. Cairo, 1 November 2021; UNSMIL statement on the JMC meeting in Cairo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Chad, Niger, and Sudan and agreement on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ripoli 4 November 2021 <https://unsmil.unmissions.org/unsmil-statement-jmc-meeting-cairo-representatives-chad-niger-and-sudan-and-agreement-establishing>.

²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11111-300-pro-haftar-mercenaries-to-quit-libya>.

Presidency Council of Libya,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interim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of Libya, and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convened a conference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Libya, in Paris, in suppo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ibyan-led and owned political process facilita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leading to a political solution to the Libyan crisis.

In their declaration th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eir ful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Action Plan for the withdrawal of mercenaries, foreign fighters and foreign forces from the Libyan territory” developed by the 5+5 JMC in line with SC resolution 2570 (2021) including through the prompt development of timelines, as a first step towards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23 October 2020 ceasefire agreement and SC resolution 2570.

To assist the JMC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on Plan for Libya a technical committee has been established with UNITAMS and the Resident Coordinator of Chad to facilita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